

從政錄



咸豐八年重鑄

川  
政  
錄

家蔭堂藏版



從政錄目錄

共城

觀風示

移置百泉書院記

附學約

與諸生論文隨筆

百泉書院歲修紀略

建義學記

勸農示

勸織示

目錄

勸種樹示

種樹記

種桑記

勸係甲示

勸息訟示

禁飲酒賭博示

申禁賭博示

禁拾麥示

禁大秤小斗示



從政錄

禁夜戲淫詞示

祈雨示

勸葬說

佛說

燒香說

勸減迎神會示

勸修道路示

勸修理河渠記

重修玉帶河示

目錄

築東石河紀略

重疏峪河築紅石堰記

新修

萬壽宮記

新修三城樓記

新修文光閣記

重修衛源廟記

重修姚文獻公祠記

新修郭律文正王祠記



邵子祭田約 附麟見亭廉訪祠記

報德祠記

重修孫徵君嘯臺記 附張梧岡太史贊

雲石記

百泉工竣紀略 附程梓庭楊海梁兩中丞記

采訪節孝引

民之父母辨

詳請作修輝縣志序稟

附其城土庶十願歌

目錄

莘原

勸捐修硤石路引

改修硤石路小記 附起濱弟記

書蓬摩塔碑後 附富筠圃觀察送別五古一首

海陵

興化水利稟

開闢江壩全下河七州縣稟 圖說附

招搖撞騙示

勸民十約

三

從政錄

指助文正書院修脯示

諭書院諸生

申諭諸生

與諸生講學隨筆

申勸諸生

丁酉鄉試決科示

己亥鄉試決科示

勸紡織示

招習紡織示

目錄

諭代書條約

禁搭臺訛詐示

禁棍徒詐擾示

諭傳案差役

戒書差奢侈

諭禁卒

禁賭博示

禁婦女塗闌示

申諭婦女

四

從政錄



禁婦女宿廟燒香示

禁佛事道場示

禁僧尼示

禁焰口示

禁高妝示

籌備盜賊示

八蟾廟倡修記

重葺

聖廟記

目錄

文昌閣增修記

文昌宮改建記

移置節孝祠記

毀淫祠示

禁吸鴉片菸示

禁與販開館誘食示

諭繳煙土煙具示

禁書差吸煙及包庇隱漏檄

頒發禁煙新例稟

五

從政錄

諭給書差新例示

諭給各鄉保告示新例示 附摘錄新例二十條

禁販米出境示

復陳公祠記

目錄

六

從政錄



禁烟示

禁烟示

諭給各鄉保告示新例示

諭給各鄉保告示新例示



從政錄

貴筑周際華彙存

其城

觀風

竊維士首四民國家所以維風俗正人倫者須於吾輩基之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非徒帶拾遺經接羅逸史作爲文章以傲夸於青紫也是以課士者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夫果德與文兼尙已有其文而無其德孰若蓄其德而拙於文也使舍德而言文子又惡乎取焉輝爲先賢子羔故里風俗之淳厚有自徠矣厥後孫公和邵堯夫許平仲以及邪律晉卿姚文獻定甫諸君子後從政錄

其城

家蔭堂

先輝映至夏峯孫鍾元父子祖孫又其近而可師者也予嘗讀堯夫勸學篇慨然想見其爲人而孫夏峯之維風議救時議荒田議諸作其德行爲何如而其文乃綱維世運如此邪以此求文斯得之矣或謂今所謂八股文爭尙揣摩以投時好於德行何關不知朝廷以制藝取士卽是敷奏以言之旨心通其理而後言之言得其理而遂行之德行文藝一以貫之矣予宰茲土願與諸生正其誼明其道以端其本源然後取古人文之有益於身心性情者學之根柢乎六經寢食乎先輩苟非名作棄不之取則以是爲文卽以是礪德將見處爲名儒出爲名宦明體達用克紹前修非可牧

者之厚望與茲定於某日扁試生童文詩各一篇予雖未必能作師範然一日之長竊欲勉效觀摩諸生積學有年務深思窮經致用之旨實究立言不朽之源快觀宏篇無拘程範各抒真得務去陳言將於文之得失決諸生之成敗利鈍焉

移置百泉書院記

百泉在縣城西五里泉上有山曰蘇門爲首孫公和讀易處宋則邵堯夫居之元則姚雪齋父子趙仁甫許魯齋竇子聲諸賢先後講學於此

國初則容城孫夏峯徙家於泉右授生徒焉湯潛庵耿誠齋其尤從政錄

其城

二

家陰堂

得力於夏峯者也太極書院之名關於姚趙偕許竇諸儒講明太極之理此書院所由始也明吳伯通爲提學副使更名百泉百泉云者蓋憂俗學支離冀諸生探本窮源得蒙養之道爾孫用正謂太極書院專以爲己百泉書院有督課學校之責專爲下學之士言之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其址舊在泉之左崇禎壬午汴梁遭寇決水沒城遂移鄉試於河北改百泉書院作貢院至順治己亥始復貢院於汴而屋舍猶存康熙二十三年改作科歲試考棚乾隆十五年改作

翠華行宮時邑令銀江文君季棠課士最勤謀欲重建而有志未



逮至四十一年曹縣何君文耀始得地於邵子祠南而書院乃移於泉右矣閱八十年徠漸零漸落半廈無存道光六年予莅任之初祈雨泉上惟見頽垣碎甍而已青衿城闕是用隱憂因念

聖天子作育羣材培養備至邊隅僻壤均荷陶甄矧此地代產名儒師資固不遠也川流嶽峙何獨於此時無靈邪儒行之不修督課之不力爾身膺司牧不此之務將焉務哉於是籌所以葺之者計工料必需四千金以上而諸生膏火亦必以數千金生息乃可勢不能更新築於泉上幸城內南街有官房一所完舍百餘間以此講業寬然有餘乃捐金一千四百兩置之移百泉書院於此雖從政錄 共城

三

家蔭堂

易其地而仍其名以誌不忘先儒之意且以爲諸生務本之箴庶幾乎肄業有所矣而膏火之資未備也爰謀之郭蹕坪璩良齋兩學博集諸紳議捐聞者樂赴共捐錢三千餘貫分商生息按夏冬兩季分給除每月校試捐廉優獎外又歲捐脩金三百兩聘請名師力加訓課考校之暇講明身世之本竝爲學約十條以資磨礪此規模之粗具者也顧此事爲

國家儲材非徒爲諸生參養徠茲學者須深求乎姚許諸儒講學之旨與夫太極百泉之所以名各正性命自課身心俾道學之傳不讓前賢獨步斯文風日振土習可端家誦戶絃科名不待問矣

學約附

立學

學於古訓乃有獲學者敦也敦全在五倫上用功因自己未能知道爰取古聖賢作箇模樣敦去始而費力久後也就自然了如忠孝節義古人事蹟多端敦其處常如何處變又如何無大無小悉具胸中然後將我之所以言行者證之果有會心斯爲實學若徒讀其書而不明其義知其事而不能師其行縱考據精詳文章燦爛其於學相去遠矣故學者必先問我所學何事

立教

從政錄

其城

四

家蔭堂

教必修明乎道德然後以其所得使人各得庶幾師道立而善人多今之學者大都爲功名起見溫飽是圖爾無所謂道無所謂德終其身於安肆逸樂而又以其所惑惑人外惑生徒內惑子孫修身立命之旨不聞講說日以其庸俗不可耐之八股文私相傳染牢不可破是自誤而因以誤人也百泉舊爲先儒講學地閱其所講有如諸生之所謂私傳八股文否乎諸生收視反聽能潛心於尊德性道問學兩端則山水之靈當必特鍾於儒者豈姚許趙竇而後遂不復有達人哉予日望之矣

立志



學記云士先志凡事必要立定志思站定腳跟敲定牙關做去事方有成若見異思遷或委靡不振到底一事無成譬如欲行千里立定心腸要走日復一日終有到時若一日不走便一日不到此亦事理之至明者故大學首重知止乃能得止總視乎志之定不定爾諸生讀古人書便要志在古人看準了那一條路是我當走底卽竭力以赴那一條路是我不當走底卽死心不爲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切莫把念頭鎔過

### 立身

人莫不愛身卒得爲讀書人是何等身分此更要自愛了故內而

從政錄

其城

五

家蔭堂

格致誠正外而齊治均平皆以一身任之若把此身看輕了便可無所不爲而心思骸骨皆爲無用豈止無用已哉必將敗度敗禮以速戾於厥身是不如不有此身之爲愈矣吾身能爲聖賢豈不甚好卽不能到聖賢地位斷不可流於不肖故愛身爲學人第一要務諸生能看得此身甚重然後事業可圖否則罔之生也卒而免爾豈不危哉

### 立品

士君子立品宜高取法宜大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立品者峻也彼卑污之習聲色貨利之謀醜聲穢行爲鬼

爲蠖是謂敗類衣冠中豈宜有此既爲士人卽宜從氣節上用心  
氣節可伸雖貧賤何辱雖富貴何榮卓然如蒼松翠竹經歲寒而  
不變乃爲可貴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品之所在  
光明磊落當不似齷齪寒酸矣

### 立德

孔子曰據於德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此事原不是高遠難行  
底祇要在人生日用閒隨處體貼如吾事吾親能盡一點心能盡  
一點力便是一點孝自大本大原之地以至於一言一動之微推  
而廣之無有不實則德無不具矣讀書人不從己身上切實點檢  
從政錄 共城

六

家陰堂

以蓄其德視聖賢之所以進德修業居仁由義概以爲非我所能  
道之不明何問乎德德之不立何所爲據諸生能於家常行習閒  
事事物物逐處講求先明乎道乃可蓄德事業文章何所施而不  
順也

### 立功

儒者有道德而後有事功事功根於道德非矜言才氣馳逐榮華  
之謂也生人際遇各殊莫不各有當爲之事卽莫不各有當盡之  
功卒而得志於時則爲相爲卿功在天下等而下之一官一邑各  
隨其職分之所爲皆可以展吾衮衮卽不卒山林終老無所發揮



而遇事程材亦足以成人善俗如漢之王彥方陳太邱輩儀型鄉里薰其德皆爲善良非儒者功邪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是不可無立功之願

### 立言

言以闡道古徠載籍極博必其道明於心見於行而後發於言也取士以制藝將以其言驗其所識與其所行爾非徒摺拾陳言敲金戛玉襲取聲調掠影浮光僅僅焉爲博青紫計也學者作文原是藉題發揮各攄底蘊若先不明其理必是言之無物

朝廷三年考校凡得一士卽以爲服官之選豈可以無味之談違

從政錄

其城

七

家蔭堂

心之論與人家國事哉諸生有志爲文宜取古人立言之旨而深味之然後動乎其言而言且不朽也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求其本末知所先後可與入德矣豈徒掇科第已哉

### 立名

聲聞過情君子所恥蓋無其實而榮其名實足爲士行之累爾然疾沒世而名不稱其又謂之何也彼甘心廢棄之流見事則憚其或堅僻成性故與世違者又無不佞名高潔以遂其偷惰倨侮之私不知好高潔亦名也而卒未嘗高且潔焉其亦適成爲無用之名而已矣況至於不顧其名又豈止於無用邪果其立志爲人當

必有奮發於中而日章於外者故君子原無近名之心而不可無立名之道

### 立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者是人閒生死關頭誠則爲人不誠則鬼誠僞之辨敬肆之所由分卽人禽之所由判也是以君子慎之孔子曰謹曰信曰忠曰敬千言萬語總是要學人矢一片誠心信心得過方可爲人若先不自信又何以求信於人乎天地之誠於物之可見驗之聖賢之誠於人所不見基之始於一心而成於萬事忍於一夕而積之終身稍有欺罔魂夢難安矣學者盍自思之從政錄 其誠

八

家蔭堂

### 與諸生論文隨筆

史禮堂先生論文三十則詳哉其言之矣初學入手路徑宜分則讀文先不可苟須擇其清真雅正者講明其立意之道運氣之方用筆之奇選辭之要與夫層次出落之妙俾之心花鼓盪正路分明自然不落塵障苟意不立便浮泛而不切矣氣不運則支離而不通矣筆不奇則平庸而不振矣辭不擇則粗俗而不馴矣起落無層次則精神筋骨皆不能聯絡矣是均宜於讀文時體之吾見今之讀者不讀先輩名文或讀之如嚼蠟然全無趣味日以其父兄師係之窗課文與其科歲考不得已而萃取之文奉爲圭臬學



使就地取才亦竟得利遂逼令其子弟生徒苦相傳習是以深入肌髓竝不知世上更有文章也無論出何題目不清不楚不難不易總以惡劣不堪之套蒙頭套去那復顧閱者之不可忍耐嗚乎經史之不閱四子書之不講先儒語錄之不知四海九州名山大川之不見其習襟爲何如矣又不肯於先輩文細意體之無怪乎不知自誤而因以誤人也吾今與諸生約日讀四子書二三段古文一篇經書各隨其力量以爲限不必躐等卻不可間斷再取理法清真文熟讀精思總期心頭了了而後卽安竝將從前舊套投之東洋庶幾自新有路而結習可免也

從政錄

共城

九

家蔭堂

百泉書院歲修紀略

書院分中東西三院計一百餘間論者以爲屋舍過多徠學者頗形寥廓且歲修難於籌款恐終傾廢殊非長久之策乃集諸紳商之以西院四十餘舍爲講學之所以中東兩院出售廉其值售錢千貫發當商生息計周年得息百千儒學司其出入除歲時補葺費用外每有鄉科卽以所餘修費資在院肄業諸生俾寒士得以觀光以勸徠者其在外應課者亦準給以院內之半無論人數多寡盡所有資之本金切不可動永以爲準儻後有樂善之家從豐添補使寬然有餘尤爲守土者所厚望也謹書其略於石

建義學記 凡二十三處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仲出民里胥鄰長坐於左右塾稽其勤惰至農隙而於此肄習焉義學之設蓋倣諸此先王非徒以是廣登進之路也惟使天下之人無不學斯野處者既不匿其秀而蠢愚無知之民習聞仁義中正之訓亦得相安於耕鑿衣食不至惑於異端邪說陷彘戾而不自知此三代之隆所由道德一而風俗同也

國家文教誕敷無遠弗屆偏州下邑皆設有書院義學以廣樂育興教化顧奉行歲久名存實亾者有之丙戌春予莅輝首捐立書

從政錄

共城

十

家蔭堂

院爲諸生講業地城關鄉鎮勸諭共立義學邑中紳耆咸踴躍從事經首事秦炳張兆芳等公議於東關子羔子祠廡下先倡建焉竝勸捐錢百千予亦助錢百千生息以充公用其延師脩脯附學額數一切經費出入諸首事分年輪班經理備刻於石以垂永久其餘卹鎮共二十二處規條悉準東關予考縣志所載義學之處今俱不存豈非有司視爲具文而經理之人處置有未善與則凡諸君子之司其事者宜實力奉行久而不墜使人材輩出以仰副盛朝崇儒重道之誼有不俟予言者文治之興將拭目視之

勸農示



書曰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古徠農政特詳而所最要者皆必以懲游惰爲亟務蓋力作勤斯倉廩實野有益藏國無饑歲皆自勞苦中得之未有手足享安閒而身家獲飽煖者也夫膏腴之壤非不多也卽如輝縣除近山石田不計外其餘沃土不下十分之七又泉水滿地較他邑更易滋培乃穀入有限民食甚艱者何也生之者寡食之者眾且卽此生之之中力不勤而糞亦不講也予屢出哨巡見種旱地者一鋤而已種矣種稻田者亦一犁而已種矣治之不熟糞又不備任其地力之自成而人事之不力獲多獲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今四鄉之民類

從政錄

共城

十一

家蔭堂

多遊食其種地者大都聚談邨落好尙寬閒甚而力作未幾便思午睡名之曰歇晌此等惡習殊爲可恨夫地力必資以人力柰何以有用之力等之於無用致使易沃之壤終於瘠壤邪試合全邑之民計之男子七萬餘人女子亦七萬餘人以七萬男子之力供十四五萬男女之口而男子之中老與幼去其三分之一學者工者商者又去其三分之一此卽力耕不輟尙恐其供億之不逮況其相率而入於游惰也前以婦女游惰之故教以蠶織不過資之以佐農功爾若農功先惰其害尤深今與吾民約嗣後本縣不時巡行阡陌有勤於力作者定加優獎儻再仍故習嗜睡貪閒重

懲必及竝望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妻內外之間母相好逸豫庶幾農桑竝勸衣食饒而民氣自樂豈非司牧者之厚幸與風化所由在知稼穡願與吾民早圖之母忽

### 勸織示

竊念民以耕爲本女以織爲業果互相操作布粟皆餘未有家不饒而俗不善者也輝縣向多游民不思勤奮耕者悉以惰農自安前已諄諄勸課矣果其天良感發亟早圖維尙可以振茲頽靡惟彼婦女非不自疾其窮也乃竟衣食無資恬不愧悔或結隊燒香或呼羣拾麥或當場瞧唱或暗地摩牌或褻手閒談或出頭搆訟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露面拋頭盈於道路識者羞之是皆爲家長者夙使嬉游全無管束以致少成習慣不以爲非本縣每一念及深愧教導之無能而益恨其夫男之過縱也明告以風俗之偷而不喻又施以嚴禁之灑而不羞身爲司牧而俗敝如此其能不隱痛邪思爲默化潛移之計惟蠶織其庶幾乎蠶事之興必待桑成而後可而紡花織布則隨時皆可見功爾百姓何竟聽婦女之安閒而無所事也茲本縣於西街先設機坊一處置機牀二座紡車三十架覓善織者每月給工食爲之師凡貧家幼女自十歲以外十三歲以內有願學者以三十人爲額每人給飯錢竝給棉花先教紡次教織俟其學



習有成又以三十八易之永以爲例竝責成女師勤爲教導母使  
偷安此局一有成效各鄉鎮皆可做而行之由此家諭戶曉羣重  
女紅不惟可以生財亦可以挽茲敝俗矣開局之期及一切章程  
詳列局內示悉

### 勸種樹示

竊讀袁氏世範載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  
年之間卽享其利矣今人往往於荒山閒地任其廢棄至於兄弟  
析產或因一根芟之微爭忿失歡比鄰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者  
則輿訟連年傾家破產而不憚是何不以輿訟所費傭工植木十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餘年後材木已不可勝用乎前此本縣三令五申諄諄勸諭爾百  
姓已共樂之今年正月按簿登記桑樹得四萬餘株雜樹得十五  
萬餘株入秋查視存活者得其半爾然於十年後計之每株縱僅  
值錢一十文所值已十數萬千錢矣自茲以往每年加樹若干亦  
每年加錢若干坐收其利而不勞陰致其富而不覺爾百姓各有  
心知當必不因勉強從官聊作應酬之局徠春凍解種植宜增與  
其鎮日偷閒何如舉手得利仍望爾輩實力奉行照簿登載各以  
其所種之數備查該管地方更宜乘茲利導挨戶嚴諭以其成殷  
富之舉所種者多定加獎賞若經本縣所到處其宅不毛其地多

曠立將該地方嚴行責處並提地主重究決不姑寬更有北山一帶舉目荒涼殊爲可惜儻能廣植橡樹則可以放蠶可以燒炭其利更屬無窮仰該管地方不憚辛勤隨時勸導凡近山居者或屬己山或屬主人之山各購榘子種之不待十年即可治爾其有地屬官山與其荒蕪何如蕃植民間有願出力種榘者許其呈請立案給以執照以憑管業斷不至有滋擾之害切勿以山石爲難種而終棄之蓋此山之前豈無茂樹良由斧斤伐之牛羊又從而牧之爾輩又不肯隨時補植是以若彼濯濯也若果石山難種樹彼大佛殿前後山亦皆石何以榘樹之多且榮其亦明證矣願爾百

從政錄

其城

古

家蔭堂

姓一旦奮發竟不畱餘力以植之則今日之童山卽異日之牛山也爾百姓共享之利爾百姓其共勉之儻如此申勸竟有不遵是爾輩冥頑不靈本縣必不能爲爾寬宥矣種後尤不許乞勾暨小兒輩擅行毀折並不許牧牛羊者任意踐踏責成該管地方一見卽稟或種植之家自行具稟立加懲戒斷不從寬查高莊黃水口薄壁等處賣柴者絡繹不絕問之采自深山視之皆樹根也夫樹必庇蔭其本根而後枝葉暢茂譬之人必孝養其父母而後蕃育其子孫此亦事理之至明者采樵者但取其枝葉而畱其本根則生者不息而用者亦可以不窮若並其本根傷之且盡拔之造物



雖仁亦難供億是卽如人已無本而生機尙可問乎見在勸爾輩種樹是自無而使之有也乃本有而必使之無豈不悖謬況山巖中有挖之者無種之者迨其所挖既盡而勸種之又將藉口於石山之難種也於心何安於理更不可解自今示禁後再有無知敢行挖掘者該地方查實扭稟卽加懲治非禁爾窮百姓采樵也畱其本根以供爾輩不絕之用爾人力難求生機易息本縣用是隱憂願與百姓實力培之

種樹記

古者諸侯建國各樹其土之所宜木是故道無表樹單子知陳之從政錄

其城

五

家蔭堂

不祀誠以爲上者不能利導而布之利源一塞民必重困自然之理也太史公傳貨殖種植之利至與千戶侯等自後紀傳所載賢君循吏課民種樹之令可按稽而稽夫豈無益於民而徒爲此具文哉輝邑負山臨流土多膏沃予下車之始循行鄉鎮見夫山則童地則曠卽諄諄勸諭種植而惰民習慣成風遂等於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爾戊子冬乃嚴立課程責成里甲令戶各種數十株並申放牧蹂踐及戕賊之禁於是民咸知奮數月以徠計報種者除桑樹四萬餘株外得雜樹十五萬有奇夫種樹有數利而田穀不與焉室宇器具落實取材薪蒸樵蘇仰取俯拾且藩籬之蔽可備

不虞夏日之陰以蔭暘者其益溥矣晉後漢樊重欲造器物先種梓漆人或嗤之及其樹成向之嗤者咸資其用人情務近而忽遠良可歎也今吾民既知種樹之益當勤加培護歲時增植補其闕損十年之後蕃蔭成林羣享其利予雖不敢尸其功然以推廣國家仁民之政則固與有責焉

### 種桑記

予既下種樹令因思養民之政農桑竝重今天下無地不耕而蠶織之利或通都大邑機杼不聞恬然莫以爲怪其所從徠者久矣夫養蠶必先種桑樹木各有土地所宜獨桑則無地不可種歷考

從政錄

其城

六

家陰堂

史冊雖窮邊沍寒之地皆得資其利焉況在中州沃野而獨使東南數郡得專其利人事之不修吾民之過亦有司之過也且輝縣接壤若澤絀內黃絹通貨四方卽境內侯兆川聞亦頗有飼蠶者予愴其不廣也爰於戊子冬令民每戶種十株據里胥所報雖不如數固已有四萬餘株矣己丑夏初又令民出地或三畝二畝一畝不等做汜勝之種樁法行之數年後枝條蕃茂行將募取織手令民學習使絡緯聲四境相聞其利蓋有不可勝道者然皆爾民受之予何有焉惟是修其公事痛改偷惰之風不致三五成羣拾麥爭競庶幾慰予奠民生厚風俗之至意



勸保甲示

嚴捕務以弭盜賊前已剴切申諭再三矣查輝縣盜賊皆外徠儻無窩主何所藏身是宜以十家相保法行之庶不至藏垢納污以滋不靖至於狗偷鼠竊亦皆無業游民始則不謀生活繼則難忍飢寒遂至不得已而爲賊然擾害良民實屬可恨苟非窩主熟識門戶導之往來何敢公然出入肆行無忌而爲之鄰舍者或懼其結怨或懼其干連聳曠自甘從無首發賊風昌熾職此之由本縣屢奉上憲飭行保甲而民間又慮其滋擾是以自捐紙版刷印門牌按戶詳晰填注合十家互相稽查一家爲匪十家連坐其首告

從政錄

共城

七

家蔭堂

者免梟又擇公正者立爲牌頭以率之又飭地方保正甲長以糾之本縣不時查閱務期共矢精勤不避嫌怨無論鎮市村莊及零星小戶皆各就其附近者聯屬之有十家則十家同牌或五六家或七八家亦可相保每歲屆冬至日各牌頭酌定戶口赴縣填換不許書役紛紛下鄉滋擾竝不許領牌需索使費其有原牌戶口或經死徙或經新入悉按實填注毋濫毋隱儻爾百姓同心振作鋤莠安良則茲無所藏而賊自遠矣若仍蹈前習作自了漢則日夜受偷竊之累至於呈報以求償而爾輩已苦不可言矣況又犯連坐之法雖苦中又苦本縣亦不能爲爾等宥也

勸息訟示

嘗讀王士晉宗規謂太平百姓完賦役絕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若何但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皂呵叱伺候多日方得見官理直訟贏已是吃虧不少況理曲訟輸受笞杖受鎖押甚至破家辱身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自一念客氣始如能忍氣此心遂平想到訟時苦惱則自然久釋矣卽有萬不得已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急宜私下調處至不得已聞之於官亦祇宜從直告訴切莫架橋捏怪俾問官易於了結得早回家從政錄

共城

六

家蔭堂

安業易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不可不慎尤須要自作主張不可聽訟師教唆財人得禍自己當是爲切要予每於聽訟時見許多呈詞祇須一鄉係調處便可了事者乃竟極口鳴冤等於膚受或口角微嫌或雞鴨細故或事不干己而出頭架禍或事已漸息而簸弄不休始於不能容忍而其後遂成不可救藥本縣爲爾輩恨尤爲爾輩憐之用是申明利害以破愚頑嗣後儻有族人興訟則族長與之調停外人興訟則地方鄰里爲之解釋畱得閒錢可做人家乘好光陰以謀生計不爲客氣所使亦是自家討便宜處如再不猛省花錢受氣任自爲之本縣惟有從公執法力



加痛懲毋貽後悔或者謂聽訟不清其源而徒制其流無益也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推原其本在於明德予德薄愧不能大畏民志然每至用瀘用刑之際未嘗不深自刻責引咎不遑也予先自勉願爾百姓各自愛焉

### 禁飲酒賭博示

本縣時以飲酒賭博孜孜示戒就中悔悟者固不乏人而習慣成風尙未能全行洗革是以屢經犯案身受重懲予每於用法時隱多不忍是何不得已事必犯法以爲之以至於逞凶搆禍破產傾家貽害良民釀成惡俗竟夢夢焉不力加痛改也試思飲酒必醉

從政錄

共城

九

家蔭堂

輕則失儀重則滋亂興之所至何事不爲其在縉紳之族已貽失德之羞矧爲暴戾之徒必有任情之舉及其既醒而後悔之傷身猶末也而禍事已不可救矣其有好賭者自甘匪辟復誘良民鼠伏狐藏罔知天日此亦何樂爲之邪況乎勝者心淫輸者氣短爲姦爲盜勢所必然人孰無心而忍爲此每念及此深爲爾輩哀之自今以往凡殷實之家及窮苦百姓識文字者勸彼庸愚爲父兄者謹其子弟務使各勤正業同樂康平痛懲已往之愆急走自新之路比匪無聞蒲鞭不作司牧者亦與有榮施矣

### 申禁賭博示

本縣莅任有年懲辦賭案不一而足或自行投首或密行拏獲有  
犯必懲從無寬假近徠四鄉鎮市類皆斂迹竊爲爾百姓喜矣乃  
法可制遠而不可制近訪得城關賭局正不乏人推原其故皆由  
書吏衙役主持其閒羣以爲衙門足恃是以肆行無忌膽敢朋比  
爲姦而地方巡役亦得藉此生財互相隱庇獨不思賭博一事所  
關最大或索取賭帳剝衣奪物鬪毆致命者有之或無物償還逃  
往他方短見自盡者有之況愈貧愈賭愈賭愈貧始則鼠竊狗偷  
繼則糾夥行劫命案盜案半由於此爾等得受書役包庇以爲可  
以欺官而不知實所以害己爲此示禁嗣後務宜各安本業痛改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前非立志做人庶免辜悔儻仍蹈前轍一經訪聞拏獲窩賭之主  
房屋入官同賭之人責罰備受其書役及地方路捕皆加等重治  
決不姑寬此係本縣愛憎爾等一片苦心苟有天良各宜猛省勿  
待刑瀆及身而後悔也懷之

### 禁拾麥示

拾麥之風所在皆然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此最  
仁人所宜矜恤而不必過爲禁止者也乃輝俗不惟老婦與寡婦  
爲之卽青年婦女無論富貧類皆游手好閒不勤紡織一朝麥熟  
遂呼羣引類阡陌充盈恬然不以爲恥且自恃女流莫之敢拒或



偷或搶釀成厲階竝不自顧死生如蜂赴蜜如蟻赴殭宛轉乎鎌刃之下奔竄乎車軸之間偶有擊觸雖死不懼種種禍端不一而足誰爲之父母與夫男者而竟聽其女婦之構禍而不之遏也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家主者苟於平昔講明廉恥之道悚惕以禍患之機雖墮壁夜珠亦不妄取況乎非我之物爲利又屬無多何有攘奪而不知悔也且使設身處地我有麥而人取之其將何以自處矧拾麥之人未必非種麥之人以人取我而深惡之以我取人而遂安之更非忠恕之道尤有異者輝縣之東北則林縣其西北則山西之陵川縣也每當刈麥之秋類多扶老攜幼而徠必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十餘日始去合高莊薄壁兩路計之不下二千餘人試思種麥之家終歲勞苦始有此麥乃甘聽他人之拾而加之以攘竊人苟有心當必不忍本縣每念及此深爲痛恨是以每歲親爲遊歷多方勸諭近年雖稍斂迹而所謂羞惡之心未必人人體貼合再曉諭自今以往凡遇有外徠者概不準收畱彼旣無所容身自然不驅而退而本鄉之就近者祇許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人拾之儻有年輕婦女不知愧悟仍蹈前非本縣隨時嚴查密拏定將該婦女之父兄夫男一併懲處其母悔

禁大秤小斗示

權量之設所以昭公平而杜欺枉也大秤小斗法所必懲爾百姓  
宜其知之乃射利之徒不公不平率以欺枉相尚是以秤不按度  
斗不中律小往大來輕出重入種種弊端害我貧民深可痛恨試  
思鄉懦貧民終歲勤勞或履險而采彼藥材或竭力而成茲菜果  
或嶮巖梯陟而得此樵薪或手足胼胝而謀斯升斗揆以憐貧之  
義祇宜益寡而衷多傷哉害物之心何苦損人而利己陰謀暗算  
較蜂螫以難防活剝生吞比菹符而更烈竟寬雷霆之擊天網猶  
疎難逃法吏之誅王章不宥合行示禁各行店商賈居民凡貿易  
往來及糧石出入務宜各矢天良公平互勸勿爲罔道之謀勿蹈  
從政錄

共城

三

家蔭堂

從前之習秤以十六兩爲度量則官斗是遵儻有輕重大小之不  
一者不妨赴衙門呈換本縣開誠布公念爾有路自新斷不冒誘  
汝前徠忽置之濶定限一月內一律改換如過一月後仍蹈前非  
或經本縣親查或被貧民告發立即照例懲辦決不再寬

### 禁夜戲淫詞示

民間演戲所以事神果其誠敬聿修以崇報賽原不必過爲禁止  
惟是瞧唱者多則游手必眾聚賭者出則禍事必生且使青年婦  
女塗脂抹粉結伴觀場竟置女紅於不問而少年輕薄子從中混  
雜送目傳眉最足爲誨淫之漸更兼開場作劇無非謔語狂言或



逞妖豔之情或傳邪辟之態說真道假頓起私心風俗之澆皆因  
乎此本縣前已示勸酌於農工告竣之秋各邨莊祇許演劇一本  
竝嚴禁夜戲以防盜賊以靖賭風業已再三諄諭爾等各具心知  
宜其大加謹飭乃喧闐之響震及紅塵鐙燭之光明如白晝馳情  
歡樂竟忘子夜之籌任意恢諧不愔盜淫之害本縣引躬自責未  
嘗或啟其端爾民舊俗相沿何至一成不變輿言及此無任隱憂  
爲此申諭城鄉嗣後報賽田功祇許仍前演劇一本如或過演卽  
將首事者加之懲責其所演戲目務擇古人之忠孝節義足以激  
發人心者演之庶幾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亦未始非易俗之一道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若肆行謔笑語涉邪淫仰該管地方驅之出境毋使誘我良民

祈雨示

天久不雨祈禱無靈惟宰官之故累及農民或刑賞不當或聽斷  
不明或貪求不足或酷烈不仁皇天直怒吝此甘霖胡不惟宰官  
是罰而波及於蒼生自今省過徧諭鄉城如有弊政不公不明或  
有暴骨速使我聞我卽改悔以順天心我卽收埋以慰幽冥以希  
萬一之幸或其鑒此愚誠

勸葬說

竊以人死爲鬼鬼者歸也謂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也人之所

樂有子者樂其能歸父母於土爾是故先王制爲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卽治葬葬之期天子不過七月諸侯不過五月大夫不過三月士不過逾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自殯至葬中間皆不治他事日夕拮据葬而後已以爲人子所以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乃有所歸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乎寢進不得卽於墓爲人不能爲鬼又不許父母何辜而忍令無所歸著也況水火爲災世時有煙戶繁多之處此禍更屬難防一旦延燒何能措手誰非人子豈不縈懷乃聞輝縣舊俗葬每遷延有一喪經數年而不葬者有積喪經數十年而

從政錄

共城

五

家蔭堂

亦不葬者推原其故侈於殯埋之飾習慣成風從儉爲之則大滋物議是徒知備物豐盈之宜從其厚而不思危親悖禮之大罹厥愆也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至聖之言尙不肖信何愚至此邪其或徃於風水之說而停之停之而遂忘之是直以父母及祖父母無著之屍骸爲子孫求富貴地豈非病狂之尤甚者哉有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後周太祖敕曰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祇以稱家爲禮負土成墳貴乎盡力務使九原絕痛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亾沒未葬者其家長



不得輒求仕進又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古人以此垂戒如是其至切者良以仁人孝子之用心宜有所大不忍於此也本縣以仁孝爲爾輩望事關至性無所用其刑威是宜激發天良深自愧悟祇求盡禮不避人言庶幾此邦無不葬之喪而爾輩亦不至有後悔不及之懼豈非卒與但邨愚無知須賴讀書之士反覆開導且卽以身先之乃爲有益願與諸君子急圖之

佛說

時內子之喪有進以佛事者予素守家訓深以佛爲戒不知鼻悔之可憊也因作佛說謝之

說佛者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覺有情如睡夢覺也吾以爲從政錄 其城 三五 家蔭堂

此皆叛道之儒生好奇嗜僻解爲堅深之說以惑世誣民而遂不計其流毒之甚至如今日之所謂和尚者敗常亂俗而莫可窮極也彼天竺夢自西周金人夢入東漢是皆得之於夢爾夢之不已而說爲迦陵爲震旦爲蓮花爲貝葉爲鹿苑之縑流爲魚山之梵唄長此說夢歷千百年其果覺邪否邪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邪說之不息其如人心何也韓子原道篇佛骨表其說旣詳且盡而讀書自命者奉吾道而尊事之竟不知我之爲何如人宜作何如事宜守何如說昧焉沒焉甘爲佛弟子而不辭是又將安說也吾見卓然名士通籍尊官設爲經堂以供盃盞豈不以爲有



益哉何梁武帝三度舍身而卒無補於禍敗也士大夫身列名教  
不可不以聖賢自待而忍以狂悖誤人世道人心何所寄侏此傳奕  
之疏詆浮圖而貽詈於蕭瑀之地獄其錮齧類如斯矣夫佛說以  
三昧爲正定以四禪爲解脫其意力主乎空未嘗不與吾儒之定  
靜安相似然其弊在不慮不慮故無所得其儼然儒者不能悖本  
務實徒竊其近似之迹以自違其實行是其禍道之所由然也更  
不可解者佛已荒唐而僧尤悖戾今世之披袈裟坐蒲團者其果  
能徹天花者乎其果能施法雨者乎其果能禪心鎮定自安於清  
寂而不卽於淫虐者乎究遵何術而能使仕宦之家不惜金幣貧  
從政錄 共城

五

家蔭堂

賤之子不顧邪淫千百爲羣焚香禮拜畢竟何所便宜必至於破  
產辱身而決不自悔也天下叢林侈矣天竺靈隱等寺所在僧人  
皆以數百計無不取給於好施之主嗟乎僧何如人非吾兄弟子  
孫非吾友朋媼姪日以其艱辛困苦之錢施之於倫理蕩滅之處  
并吾之所謂兄弟子孫友朋媼姪者皆莫之逮焉是可痛恨也輝  
縣小邑爾人情非不樸實然大小劫莊皆必有禪林精舍而城鎮  
又無論矣問其地畝或一二頃以上至七八頃不等而僧又日以  
重利盤剝爲事是以民間之地有人之者無出之者儻稱此以往  
則眾姓必至爲無著之孤獨園而眾僧乃卽爲有情之射利子矣



以言乎佛則僧弗覺以言乎利則覺惟僧司牧者曾不一加查禁  
又從而作護法焉遂使禿廝焰熾編戶風澆居喪者梵呪盈庭甘  
置其親於皁孽之地禮懺者裙釵宿廟忍捐其婦以貞節之閑彼  
牧豎耕夫罔知顧忌猶可說也亦既口談詩禮身寄倫常以天下  
必不可有之人資爲家中必不容己之用是獨何心而夢夢不覺  
也吾力小不能盡髡者而髮之又不能徧囑天下所願與讀書明  
理之儒隨所值而重加開導告以人倫之旨惕以邪說之誣俾之  
天良感發亦不難漸挽愚風儻竟如韓子所云人其人火其書虛  
其居豈非吾道之幸而或者深慕乎李青蓮之自託如徠白香山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之擅名禪伯也則吾說不存可也

燒香說

聖人神道設教意至微也蓋人道莫先於立心心之不敬何事不  
可妄爲故惡積於心者刑法所不及懲而於是明夫善惡之報悚  
以禍福之原俾愚夫愚婦心有所怵而欲不敢逞非教人以詔祀  
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敬之者存心之道非徼福之道也是鬼  
神宜敬而不可褻使愚賤知所崇奉時存敬畏之心亦或者可以  
防淫而止亂爾乃其始藉以防淫而止亂而其後遂至於誨淫而  
導亂則有如今日之燒香者乃大可駭矣天下之愚莫愚於佞佛



佞佛而因以佞僧又其愚之甚者也杭浙之風不可言已卽如輝  
縣小邑馳情趕會肆志燒香千百爲羣如蜂如蟻不愔五銖之費  
頓輕千里之途朝山拜懺廣濟妖僧甚至鎖頸攀身摸牌宿廟穢  
行醜狀恬不知羞曷不思神果有靈則降祥必於善類乃素不務  
正而欲以辱身蒙恥乞憐於神明神必不許且神卽好媚則求者  
已多焉得人人而悅之邪況爾輩燒香有年矣連年燒香亦復連  
年受苦竝不聞神有私授俸邀奇福徒以飽惡僧之心肥惡僧之  
產而已乃竟略不加悔是誠何心且爾輩之子忤其父媳忤其姑  
者正復不少何不以事神之心事爾父母眼前無送忤逆之刑異

從政錄

其城

天

家蔭堂

日足享兒孫之孝豈不報應昭昭邪何以愈忤逆而愈燒香愈燒  
香而愈困苦爲之父母夫勇者曾不一加痛懲也予不忍爾輩長  
此夢夢姑卽報應之說爲爾言之夫神之所以報應不爽者以其  
聰明正直故能福善禍淫而無所私暱於其間者也非如貪官污  
吏可以賄囑可以情求儻情賄之可通雖神靈其奚畏願爾百姓  
卽心見神卽因神課心有父母者盡子職有翁姑者修婦事卽此  
是立心之本亦卽此是事神之誠而又能忠厚待物勤儉持家自  
然家室和平庭闈豫順不必入廟燒香而神已默默報之矣曷曰  
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者此也此之不務而日起燒香受旱之不暇



又何問乎受福哉第愚民無知所賴讀書之士相與隨時開導未必果積重之難反也予曰爲都人士厚望焉

### 勸減迎神會示

輝縣舊俗每歲正月間自城裏三關暨各邨鎮爭演神會響器喧闐礮雷轟震以致男女混雜舉縣若狂其滋擾之難堪實爾等所身受本縣應卽畫裁以除民累因大儺之禮自古爲然眾姓旣以敬神爲辭勢不便驟行悉革然揆以物力之艱難應酬之侈靡婦女之游觀種種可慮況稱此以往踵事增華其必淫心舍力釀成厲階放辟邪侈何所不至爾輩歷年陰受其累豈其見不及此亦

從政錄

共城

元

家蔭堂

阻於眾好而莫可如何爾本縣念切民勞於從俗之中寓以變俗之法爲爾輩暫行酌減以期漸次消除明年自城中始又明年及東關又明年及西關而後及於南關以一年之所耗分作四年爲之其省費已不少又自愛之家父戒其女夫戒其妻不得脂粉豔妝羣相奔逐其省費又不少響器之設祇一二班足矣何必數十爲羣使人意炫其有礮火連環尤堪驚愕且於例禁有干予已示禁久矣於此二者節之其省費又不少且能不事繁華去其背妝除其臺閣則四鄉婦女不願徠觀遠者無車馬之供居者無供頓之耗其省費又不少至於鄉邨鉅鎮原不禁爾等迎神然浮費之

端日消月息而不自知也務期及時猛省互相節約以無負諄諄  
勸戒之苦心實有土者所深幸若仍是冥頑不靈肆行無忌三尺  
法在再不能爲爾等作原情之論矣毋悔

### 勸修道路示

按周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所以便往來也而鄉邨里巷亦各有  
應行之道急宜修理乃人情爭行捷徑不由正軌每從麥禾地中  
競相踐踏有地之家不得已而掘坑以杜之又不得已而築壘以  
閉之百計千方竟不能止而應行之正路或茅塞或泥淤概置之  
不理是以車馬之過行不利而麥禾之滋害已多本縣每於周歷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所見自恨勸導之不先又何怪爾等之因仍不振也夫行不由徑  
古人慎之此義不可以責諸愚賤而車馬之艱難麥禾之踐踏雖  
鈍根人亦具有心知豈無有過而傷之者何不各出乃力以救正  
之爲此示諭各大戶及鄉地限一月內務於大路所在塌者培之  
闕者補之窪者填之路之兩旁別爲壕塹各寬三四尺不等卽將  
壕塹掘出之土墊之路上則路凸而塹自凹庶幾積潦有歸而泥  
淖可免驅馳循轍而禾麥無傷所謂遵道遵路者不已見蕩平之  
極則乎至於田閒地角各以其疆畝爲限互相愛惜毋許更從麥  
禾中任意行走以禍厥生機非惟造汝陰功亦所以正人心術也



當茲沍寒未至土脈可疏及此閒暇時爲之便可收效於徠歲是在該地方不憚勤勞各大戶不憚財力竝無財而可出力者卽以其力助之不得懈惰推諉更不得從中阻撓互相振作其利豈淺鮮邪儻視爲具文坐視不理或有阻撓生事者定卽提該地方嚴行重處而各大戶亦在必斥懷之

勸修理河渠記

興水利者有司之責避水禍者百姓之宜輝縣東北地高所虞者亢旱也西南窪下所虞者水滌也北陽雲門流河等處往往秋水漲盛淹沒時形此自徠之形勢使然然亦籌備之不力也四月二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十八日子因公至峪河鎮適值雨盛初更後地方以獲雨深透報竊喜麥之可飽而秋之可種也雨竟夜不止昧爽報大水忽至汗漫無律南北街成渠深丈許人民房者三四尺牆傾屋陷水勢雷鳴予困於鎮者四日鄉鄰音耗不得通水稍殺登樓而望麥隴皆澤國矣憂危無計詢其故則峪河淤墊久未疏通是以橫溢無歸致爲民害予乃集諸紳謀之勸其及時疏濬先捐百金以倡眾皆樂赴旋歸而凡城等處報災者三十有奇一面據情轉報一面親詣查勘詢之老農皆云四月水災從古未見此水自太行山建瓴而下沙石飛走麥之受害猶暫也而地之受壓難堪矣聚災民相

與籌議類皆束手無策予曰身為民牧而使民受害若此予爲何如人邪乃先捐俸爲暫時疏通積水之計又爲之尋視河流訪尋公舊渠而深之並勸各就其郵莊之極低者用地二三十畝或五六十畝不等捐錢公買出夫力以浚之俾永爲受水之處庶幾水有所歸不致橫決

### 勸重疏玉帶河

查縣志載海虞陳君必謙以萬歷四十五年爲輝縣尹見衛河南下一往無情因徇改新河名曰玉帶自禮字閘下引水東流至新橋折而南下由三里屯西南流至胡家橋入智字閘下仍歸衛河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紆裒城邑以培風水一時人文鶴起科甲蟬聯不惟本邑稱盛卽寄籍他邑者亦多發迹應驗不爽歷歷可徵後因山水漲淤至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縣尹滑君彬詳請復浚久之又塞乾隆十五年縣尹文君兆爽又浚之每浚則文風戶口無不增盛今又八十年矣人文寥落令人徒致慨於山川之明秀也而且向稱素封之家概就衰微卽商人貿易亦復難期殷實追溯其由未必非此河淤塞之故且自方山而下水漲發城之東南湮沒者無可以禦是疏浚之功誠不可緩本縣久欲議疏此河特以連年修葺頗多同時力不暇及今各工漸次就理徼天之幸年穀順成民心和樂



不乘此興役其又奚俟當經親詣勘驗故道依然丈量自禮字開  
起至智字開止長一千四百五十丈計費不過三千餘金卽可成  
事商之眾紳耆無不踴躍樂從竝以指錢雇夫恐多滋擾不若做  
河工論段之例較爲簡捷計輝共二十里分作二十段量其里分  
遠近酌其段落長短各出民夫照段疏濬羣好義而急公自眾肇  
之易舉顧力作須及時方不致有妨民業爲此徧示爾等務須乘  
此農功未起寒氣初融各具鑿鑿以襄其事仍照舊制寬深各二  
丈以期一律疏通不使稍有阻滯竝卽勒石爲界俾年久遇有壅  
塞之處皆可按界挑挖免致推諉夫天與輝人以靈秀而人自棄  
從政錄 共城

三

家蔭堂

之是民之咎也民望有司以率作而有司自委之非獨民之咎矣  
明趙君彥復撰創改新河記縣尹滑君彬詳請開復水道元文我  
紳民素所習聞是此河之爲利無窮無俟本縣詳述願同志者互  
相勸導剋日成功非但人文蔚起卽農工商賈藉茲振作亦可轉  
嗇爲豐而城之東南竝可永絕水患矣振衰起靡莫此爲急眾庶  
同心一呼卽至其各具耰鋤毋緩

築東石河紀略

東石河自方山而南匯眾山積水建瓴而下其勢橫決不可遏抑  
每於夏秋之際大雨時行由東郭至南關不特淹沒地畝甚多卽

民房亦受其禍推原其故上流過急而下流無所洩是以衝突如此茲已重疏新河則此水順河而去自可安流矣惟是入河一段地勢突起皆前此水壅沙積之故若不急爲開鑿則橫決不免橫決不免則新河仍塞此必不得已之功不可不急備者也爰諏吉日親率民夫塞者疏之缺者培之近河六十餘丈鑿與河平其北岸則就所鑿之土築成堅壩毋使旁溢所幸民皆樂赴荷鍤如雲不一月而葺事而諸生劉大用者督勸其閒尤爲出力實堪嘉尙爰勒之石以告徠者

重疏峪河築紅石堰記

從政錄

共城

書

家蔭堂

峪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由山西流入輝縣界歷平田老路窰等處至張家邨入獲嘉縣匯丹河入衛河當山水漲發勢甚盛也舊有紅石堰以禦旁溢紅石堰壞而峪河遂淤塞矣予莅任後卽爲勸修柰經費過多難以圖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因公住峪河鎮值雨甚水勢瀚漫傷農實多是以倡捐俸錢爲率作之資而紳民創深痛鉅亦急欲乘此以弭災也羣情鼓舞奮袂偕徠願各出民夫相爲疏築予實嘉之擇吉於九月二十四日開工親詣河上祭告土神董其事者有周其城周容周十圖宋玉珩等互相督率日計二三百夫歡呼之聲聞於道路予亦願而樂之冬至前已告竣矣



諸生請紀其事於石昭示徠茲予曰物久必壞此理之常爾輩利  
害切身此後善自爲謀當有不俟有司之督勸者況人之欲善誰  
不如我百年以後之事前人不能豫知而後人未嘗不樂補也故  
以爲予功予不任受以爲民力民亦宜然夫何昭示之有惟是禦  
患雖有同心而舉事必循舊典則卽以今日之籌辦爲異日之章  
程庶幾可乎爰爲之記以紀之

新修

萬壽宮記

祝釐者臣民之所以致敬也自省垣以迄郡縣無人不戴

從政錄

共城

壹

家蔭堂

高厚之恩卽無人不生雲日之慕婦孺皆然而矧其在官紳也知  
縣周際華自丙戌莅此恭逢慶祝之秋竟無拜跪之所不得已而  
以祝融廟代之不安孰甚急欲建修

萬壽宮率吾民拜舞於下又苦於擇地甚難癸巳秋拔貢李瑤林  
歲貢孟大炳等請曰城中有佛寺傾圮實甚羣欲修之矣請卽以  
此爲祝釐之所卜日興工閱七月而葺事訖

大殿三楹東西朝房各一頭門三楹左右角門各一圍牆七十餘  
丈紳民所樂輸者二千餘緡經費雖約而規模實壯於是體統以  
尊觀瞻以肅過其下者父老嬉娛兒童舞蹈其樂有不能已者其

東偏舊有塔高十餘仞久就傾斜據形家言此方屬乾爲老父  
既於巽方建文光閣此塔尤宜修整遂立葺之輝縣知縣周際華  
謹記

修三城樓記

輝邑舊無北城門  
城上一卡房而已

城上之有敵樓所以儲甲兵嚴刁斗伺寇戎也吾儕生際承平日  
不見旌旗耳不聞金鼓豈非大率然安不忘危有備無患咎董安  
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芎楚膚之公宮之室皆以鍊  
銅爲柱質尹鐸循之孟談資之趙襄子恃以不敗顏真卿之備平  
原也逆知祿山芽孽乃陽託霖雨增俾濟隍科丁壯儲廩廩以備  
從政錄 共城

三

家蔭堂

不虞厥後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存魏時王元謨猶在滑臺江  
淮無警而沈璞爲盱眙太守繕城浚隍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  
及魏兵南向郡邑皆亾惟璞城守此皆寓深心於無心弭有事於  
無事者也前師不遠安得人人而效之邪輝僻在山坳原非形勢  
所必爭之地然而西壅太行深崖巉穴或者伏戎於莽竟未可知  
宋岳忠武戰金兀朮於侯兆川中此地悉遭蹂躪嘉慶十八年逆  
賊李文成率數千人由北流河地遷竄入四十八盤藉司寨以爲  
據所過之處去城二十里爾其時南城已圯五十餘丈守望竟無  
樓可憑眾心皇皇莫知所措苟非總戎楊誠邨以兵出臨淇問道



駭而殲之官斯土者將何所持以無恐邪丙戌春杪予莅茲邑他務未遑先將南城修舉次及監獄倉廩衙署邵康節孫夏峯姚文獻諸祠廢敗粗舉而猶以三城樓未修爲缺陷正籌款閒東關張生城願出錢三百緡請修東門樓賈生裕盛亦願出錢三百緡請修南門樓予卽捐俸助之自夏孟鳩工而秋初悉告成矣巍然竝峙顧者樂之於是籌及西關無可告助而此處又不止無樓也城闈石圯過往皆危於是命彼工人磨塼采石購料興工而不圖樂善者之惠然偕徠也同時醴商暨典商麵局皆慮予爲公事累共捐銀三百五十兩以佐西門樓之費卽於是秋歲事共計三城樓修費一千九百兩有奇論者初亦以爲不急之舉迨三樓咸建而觀者稱雄快焉予乃進而告之曰爾輩得生

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聖人時享無事福登斯樓者東望潞王之壘南望凡城之月轉而西則太行屏列北麓雲橫固足以資曠覽而逞勝遊矣而或者興懷忠武動念楊侯則所喜者當不在游目騁懷極一時之壯麗已也予爲斯幸當爲斯備不待言矣卽張生賈生皆屬縣籍亦屬分所應捐所難得者離商則出自津門典商麵局皆家於山右乃同聲樂赴眾志成城其好善之雅不更足多乎哉

于菴輝五年時以振興文教爲念下車卽捐廉移置百泉書院於城西偏爲諸生肄業地又閱縣志自明季開玉帶河後科甲相繼文風爲諸邑冠於是疏而濬之還其舊觀而諸紳士董其役者復據形家言羣請捐資建閣於城之東南隅顏曰文光蓋其位居巽地與乾方塤塔相峙古者靈臺辟靡在國之陽文明之象固信而有徵也於是擇吉於孟秋二十三日興工越兩月而葺事方治地得石礎二疑管本有是閣而邑志不載故老亦無有能道之者抑或管人已得吉卜而有志未逮畱此片石以待今日之興豈邪雖然天時地利與人事交相應予尤願諸君子務修其實而不徒乞從政錄

其城

三

家蔭堂

靈於地之發祥於以掇魏科取榮名固有若操左券而可自信者是在諸君子勉之

### 重修衛源廟記

國家惇崇秩祀凡名山大川之在郡邑者歲時且而蒞事文命有司虔恭將事所以答神庥重祀典也四瀆之在中州者有二曰淮曰濟濟發於懷旋伏流而淮入於河獨衛源爲河北巨鎮興雲降雨澤沛四方附泉良田數百頃咸資灌溉而下流合丹淇諸水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河入海委迤千餘里通漕濟運千艘銜尾以達



神京水德靈長尤非僅一州一邑之利賴已也考縣志廟始建於隋加封徽號爵同王者歷唐宋元明迄我

朝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相繼修理乾隆十五年庚午

翠華臨幸

宸翰親頒山川焜耀迨茲幾百年矣道光五年前令監利游君閔其日就頽敝捐廉倡修眾紳樂附正殿大門均已告成適以憂去丙戌春予承乏斯邑展拜廟中周覽循視尙有西廡及鐘鼓樓皆已傾圮

御碑亭亦就剝落與夫神象之未整丹雘之未施是皆不可不亟

從政錄 共城

堯

家蔭堂

爲興飭者爰捐俸以爲倡紳耆亦皆踴躍樂從遂鳩工庀材閱五月葺事飛甍舒翼俯鏡清泉紺闕凌雲仰規碧巘靈居肅祕神貺允昭歲比有秋災癘不作亦可見天人感應甚微而至速矣夫安神以爲民祈福及補前人未竟之功皆守土者責也而諸紳耆恪恭執事寒暑無懈亦有可嘉者爰書其事於石其樂捐姓名並工費若干詳記碑陰惟後徠者畱意焉

重修姚文獻公祠記

輝邑多先賢遺迹而發明道學之緒者則自文獻公始

國朝孫夏峯繼之其卜築蘇門蓋亦步武雪齋希蹤先哲非徒樂

其山水已也明嘉靖初始建專祀公康熙時邑紳孫君暨乾隆三十五年前令吳君相繼修葺迄今五十餘年又就圯矣丙戌春予莅茲邑慨古蹟之盡廢擬次第修復適文獻嗣孫一峯呈請修理顧同時並作力有不逮是以屬其族眾共襄盛舉予亦捐俸俸助今年五月一峯以重修落成告請署祠額並將記其事於石予維表彰先賢乃司牧之事方愧未能獨任而既得賢子孫追崇根本煥然更新樹一邑之典型徠四方之觀法尤可喜也方今

聖天子敦尚正學若徵君者既從祀

聖廟而文獻名在天壤廟食千祀固非茲一邑所獨推而奉之也

從政錄

其城

罕

家蔭堂

然而里居在焉族姓相仍箕裘罔墜則所宜觀感而興起者當何如爰書之以彰其不忘先澤之美而並勛其後嗣共相砥礪遠紹數百年正學之傳是予之厚望也若夫文獻之學問淵源與其出處大節則有遺書及史傳在茲不復書

新修邪律文正王祠記

元邪律楚材字晉卿相元太祖太宗朝三十餘年薨於位年五十五至順元年贈太師追封廣甯王諡文正其出處相業詳載元史不贅錄茲以其宜祀諸泉上之義爲都人士告之縣志載文正篤於學尤嗜易嘗避地蘇門居衛水之涯植梅數株建琴亭月榭吟



咏其間有梅溪詩集予考梅溪舊址故老皆不能詳徒於荒煙蔓  
草中作憑弔無聊之感深懼崇祀之不修而大儒發迹之區從茲  
湮沒也泉之東北有屋三楹幾於剝落初不知其爲前明賢邑宰  
張君克儉祠也因葺而新之祀文正於此文正之所以託迹梅溪  
者蓋無時不樂於斯以其所樂而奠其所居文正當必我許且得  
與周程邵孫諸子環泉相向儼乎晤對一堂非尤其所樂邪方肇  
修適楊海梁中丞巡閱至泉上樂聞此舉並捐俸百金以助閱兩  
月而告成設木主致祭文正於是乎有所侏矣嗣乃知爲張君舊  
祠而文正已主之柰何因更設張君木主以配張君有知或崇儒  
從政錄

其城

聖

家蔭堂

有同心而恕予之考古不力也

### 邵子祭田約

律載凡子孫盜賣祖遺祀產至五十畝者照投獻捏賣祖墳山地  
例發邊遠充軍知情謀買者同罪法至嚴亦義至重也案查邵子  
祭田舊存三百六十畝見存三百二十七畝坐落北關邨南北兩  
處前因邵永安出當與朱文忻得受當價錢七百五十千文嗣經  
屢控前任斷罰朱姓三百五十千爲修葺祠堂費準邵氏以錢四  
百千贖取各具甘結在案道光八年邵懷安備錢請贖予卽親爲  
履勘查明四至立石界之案乃定夫以平民盜賣祭產其律尙如

此之嚴況先儒祭田曾經奉

敕責成奉祀生看守法愈嚴而義愈重何爾輩之夢夢也今姑從寬結案大懼此後之復蹈前非因爲勒石於祠以昭炯戒願邵氏賢子孫相與護持毋輕自棄竝以告凡厥庶民使咸知法斷不可罹茲重舉也其各守此約爲戒實厚望焉

附隣見亭廉訪邵子祠記

邵子之學本於言理而極於言數始於豪邁而終於謹細基於刻苦而成於安樂雖其所造詣與二程橫渠稍有異同而明道以爲內聖外王之學晦翁以爲古之風流人豪至於言易且引

從政錄

共城

聖

家蔭堂

其說以補伊川所未備然則先生之於程朱豈有間哉輝縣蘇門山向傳爲邵子所居之地考諸本傳邵子先世范陽人曾祖令進徙衡漳父古又徙共城共城者今輝縣也先生以居母喪廬於蘇門山百泉之上堅自淬厲冬不鑪夏不簟夜不就席者數年是時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聞其篤苦乃往與語物理性命之學授以易圖而邵子妙悟天授旁通四達其超然自得者有非之才之學所可盡也其後客遊四方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詔書纁帛屢徵不出安樂窩之名聞天下而不知其始實託基於輝之蘇門山百泉也輝邑山水多奇秀而蘇



門與百泉最名非但其地之佳勝足以怡人亦以邵子之故其學之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足以知百世之後其風之頑廉懦立鄙寬薄敦足以師百世之下凡孔子孟子之所言者邵子皆足以當之然則其祠之廢而弗舉非略與山舊有邵子安樂窩後移泉上其西南有桃竹園園有擊壤亭亭有邵子象其後裔祠奉焉予於道光七年攝視按察使事以護送凱旋大兵道出百泉見瞻宇傾圮竹樹荒蕪惻焉傷之會黔中周大令際華有興修之舉欣然爲之助今年八月落成易亭爲祠而奉象於其中書徠囑爲記予惟邵子之學久有定論濳齋末識誠不足以測

從政錄

其城

壘

家蔭堂

其淵深徒以生平仰止之懷而又適經所栖息之地誠不忍先賢遺址遽就湮沒祠舊有祭田久而失之周君復爲經理其廢以田屬縣學收其稅入用供祭祀而以所餘給奉祀生祠之用庶以永久懿哉聖學庶由此益明非但爲山水生色而已也

報德祠記

邵子安樂窩舊在蘇門山之西麓乾隆十五年添置新安樂窩於舊窩之南蓋第取其遊覽之便遂不計其名實之誣也麟見亭廉訪秉臬徠豫偶憩百泉訪邵子遺蹤屬修擊壤亭亭成勒石桃竹園卽其所也並屬將新安樂窩改作報德祠凡有功德於泉上者

皆宜春秋享祀以報之而仍以安樂之名還之舊窩毋使牽混俾  
考古者得所依據焉於是遵而改之祀中丞章公總河嵇公等二  
十三人於內旋於舊窩建祠三楹聚石爲垣以期永久而新窩遺  
象乃有所歸是舉也有兩善焉安樂窩之名原無新舊還其本來  
之面目庶幾地有專屬而名無兩歧也且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  
此祠以彰之則往者可以不朽而來者亦因以自勸爰勒諸石以  
告後之守此土者

重修嘯臺記

太行之麓蘇門之巔晉孫公和長嘯有臺存焉臺不詳始於何時

從政錄

其城

四

家蔭堂

考之縣志有明御史許完重修之祀之以象前令滑君彬又重修  
之自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迄今百四十餘年矣廢址頽垣又幾爲  
兔葵燕麥之場而不可問欲振而新之非具大力不易辦癸巳夏  
文一飛觀察查衛河憩百泉上登蘇門山而憑弔焉有長嘯一聲  
歇高臺千古間之句徘徊良久不忍舍去遂出白鏹千二百金屬  
華修之且曰臺不似臺象不能象去其象庶可還本來之面目峻  
其臺乃可表賢士之高風乎因購料興工五閱月而葺事臺之下  
有閣高十餘仞已就傾斜臺之右則邵子安樂窩也破廟縱橫芳  
蹤不辨悉乘此理之而蘇門山儼然完整矣讀明副使李夢陽又



讀祭酒王教紀遊慨然想見孫公和之爲人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非邪而世乃傳爲隱士且比於列仙誤矣張梧岡太史作嘯臺贊辨之甚詳予喜有同心因勒之石以備參考而尤牽觀察之獨成此舉也夫抗心古處儒者皆然顧慕古而不能爲之表章與不能爲之振飭古人亦何賴焉鍊補天之石以彌茲缺陷非其識力過人奚足以語此此華之卒際其盛與有榮施者也爰紀其顛末以告徠者

附張梧岡贊

咎者幼安浮海不汙餘賊子春杜門誓逃世綱然而縣車歲迫

從政錄

共城

聖

家蔭堂

尙致弓招介石操貞屢煩吏議雖抗志不辱而知幾未神至若膏煎蘭焚遂天天年世清目明不辭穢迹遇雖可悲人尤足愴者矣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當塗之季三綱淪亾人道盡矣司馬氏方收攬豪儁規爲己用誅鋤異議以絕禍本生其時者自非潛德內充貞曜不惑匪戮斯辱鮮得免焉先生含章用晦係素養真樂天不違與物無競網羅所不及災害無由生土室偃仰采山而食何殊首陽之節被髮行吟入水無忤庶幾柳下之風所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遯世無悶與時偕作者矣迹雖鄰於遺佚

身實持乎名教而論者不容等諸玩世又或謂其服食養性冲  
舉上升列之仙傳尤無取焉僕少讀晉書竊知嚮往薄遊河朔  
五載其城高臺屢登遺象斯在披尋碑誌罕所愜心用是不揣  
勉著斯贊以寄尙論之志云爾其辭曰

大道既微見幾者寡德匪中正行乖取舍才高禍速名成迹下

明哲係身夫惟大雅

其一

黃精既墜運屬金行井龍賦悼石馬呈

祥燎原莫救大廈將傾舉世混濁誰與獨醒

其二

逸矣先生含貞

哀璞冥鴻何慕潛虬斯伏寂寞空山一絃自足莫得親疎安知

榮辱

其三

嵇生幽憤阮生獨狂塗窮轍痛絃絕音傷先生道然天

從政錄

其城

巽

家蔭堂

高曰長匪徒忘世世亦我忘

其四

蘇門之巔白泉之沚遺祠瞻拜

高臺徙倚鸞鳳清音如將在耳載詠高風流徽千祀

其五

道光十

三年六月上澣金陵張德鳳撰

雲石記

員嶠之山有奇石廣可數百里駁駱如錦扣之雲片片翳然出世  
所傳雲石是也齊書海上有越王石嘗隱蔽雲霧謠云清廉太守  
乃得見虞愿爲晉太守往觀之清澈無雲霧其徵驗殊不虛異哉  
何員嶠之石以雲傳而越王之石又以無雲顯石同而雲之取舍  
不同母亦天之生是石爲雲母而其子清濁異氣爲休爲咎各以



類應之也邪袁可爲糧化可爲鶴佐岳通理惠以甘霖是謂休徵  
鞭之而血隕之而星摩拂竹木墜於江都是謂咎徵休咎之不齊  
雲亦有卒有不卒爾顧雲因石出石因雲蔽雲與石兩有所分從  
未聞是雲是石卽石卽雲以爲雲而不浮以爲石而不蠢形狀蒼  
勁精神鬱盤秉天地之堅心聳岡陵之瘦骨岸然稜然斑斑然如  
百門泉之雲石者也石不知其何自縣志載之而不言其顛末尋  
之而無其蹤意謂不與俗吏見如越王石之隱蔽焉未可知也抑  
亦員嶠山引而去之不復向人閒出雲作雨焉爾癸巳秋鑿泉得  
石長六尺方廣三尺有奇雲氣縈紆生波疊縐極有文理捫之如  
從政錄 其城

罍

家蔭堂

老龍鱗欲脫不脫狎獵參差離奇不可擬似舉之泥沙之窟樹之  
雲橋之墟就石而問之胡爲乎其隱也豈避俗如仇讎甘爲尺蠖  
而不悔邪胡爲乎其又見也豈將與石藩爲石友以類相從聊壯  
蘇門山色邪吾將用汝作礎潤之徵備興雲之象濺珠泉之藩降  
甘澍之靈汝其能之吾爲爾祝祝曰雲邪石邪徠從何處止汝於  
此且莫飛去

百泉工竣紀略

蘇門山下有泉源焉舊名百泉何止百泉也泉方一頃二十畝有  
奇爲衛水所自出環泉皆歷代先儒祠宇閒之以亭閣中州名勝

之區惟此爲最自乾隆十五年修舉距今八十餘年摧殘剝落殊甚丙戌春予宰斯邑妄以百泉主人自任立意修葺甚不欲負此名泉也徵天之卒歲稔民和又持之以久得漸次補苴更蒙各憲捐資籌款成厥事今年於此矣土木之工殊無虛夕而民不知役匠無怨咨不假手於書差故價不虛糜而工亦堅實也予不識會計卒髣年友聶基堂頗悉工料胷中具邱壑隨所點綴皆成文理予得以倚重焉前後計修孫公和嘯臺邵堯夫安樂窩擊壤亭郭律晉卿祠孫夏峯祠

程梓庭中丞有記附後

萬壽宮清暉閣

楊海梁中丞有記附後

湧金噴玉振衣思賢諸亭又衛源廟

從政錄

其城

哭

家蔭堂

報德祠程公泉白露園飛虹橋等處百泉之上無遺工而山川靈秀顯豁呈露寸草纖鱗各還其素士民偕徠熙攘於路或覽物以興懷或雷連而延步主人之名亦於是乎著矣然使非天之寬以歲月各憲之樂於成全基堂之工於布署縱有是心無是力有是力無是才其又奚以觀厥成邪時有廢興緣須湊合予何卒而適逢其會也是不可以不誌

附程梓庭中丞孫子祠記

容城三賢者光明俊偉皆足以撐柱宇宙元劉子靜修明楊子

椒山及明與



大清交會之際則有孫子夏峯三君子有合刊文集行於世如  
華嶽三峯動千古之仰企焉夏峯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萬曆二  
十八年庚子領鄉薦癸丑試禮部報罷是年交周吏部順昌庚  
申魏科都大中出使江右與先生定交於楊忠愍祠天啟元年  
客都門左僉院光斗亦以氣節敦交誼吏部科都交先生皆假  
於鹿職方善繼而僉院之交先生則假於科都也左魏與周先  
後罹璫難先生與定興鹿氏祖孫父子苦心營救不可得作乙  
丙紀事載集中僉院身後諡忠毅科都諡忠節吏部諡忠介三  
忠姓名芳流史筆視其所友則先生可知矣崇禎三年庚午御

從政錄

共城

兗

家蔭堂

史黃鶴嶺疏請徵聘以病辭八年乙亥禮科給事中王正志疏  
舉真孝貞廉乞擢用不赴九年丙子聚義勇守容城直隸巡撫  
張其平恤刑員外胡向化疊次薦舉皆不就十一年戊寅入五  
峯山結茅爲避地講習計

國朝順治六年己丑告墓移家南徙至祁州忠毅門下士子生  
名包者畱止其家七年庚寅徙輝縣九年壬辰衛河使馬光裕  
以夏峯田廬持贈疎籬做席兀然一榻先生安焉順天巡按御  
史陳淠水舉山林隱逸督撫巡按下所司起送赴京以老辭

聖人寬厚全其志不加敦迫十年癸巳作十友社講學月一會

於百泉康熙五年丙午九月睢州湯文正詣百泉問學門弟子負笈數千百里徠受教者無數皆稱爲夏峯先生十四年乙卯捐館舍葬夏峯東原睢州作啟約輝邑合衛郡紳耆儒生具牒籲督學使者祀先生於百泉是卽所謂夏峯先生祠也方望溪宗伯作先生年譜序云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先儒睢州序徵君文集云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爲興朝理學之大宗二公之言可爲定論予奉

帝命徠撫中州得讀先生全集心切嚮往久矣越三年前山右

從政錄

共城

五

家蔭堂

劉觀察大觀述及夏峯祠堂日就頽壞予曰是有司之責也爰捐俸於輝縣周大令際華大令亦踴躍願捐俸終其事遂起工適稽賑務抵獲嘉去輝咫尺拜先生祠下見祠後有空室數楹爲比丘積薪所因思先生營救左魏諸公時多義士冒危險忘身家性命相與奔走絡繹皆以先生之心爲心者也卽空室爲忠義祠以定興鹿太公正忠節公善繼及夏峯先生與三忠頤頤於中餘子列諸左右忠肝義膽旣炳照於生前復得萃臨於奕禩準以古法實無乖違在天靈爽當亦欣然也然扶持止人動掎虎尾在人爲一生奇特事在先生則爲餘事先生廬墓六



年著麻衣以讀禮是立本於孝也鶴書頻下終守白雲是進退有據也睢州執弟子禮得先生指授以理學名臣配饗

聖廟是師道立成就天下之真儒也夫孝廉俠烈隱逸三德備於一身先生爲何如人哉然猶未足以盡先生正心誠意全節完名臥巖谷而師天下其道尊矣祠續修於道光丙戌秋而迄工於冬爰伐鹿門山中一片石記述先生之峻德清風使欽仰者知俎豆馨香非倖致而出於世道人心所不得已也

附楊海梁中丞清暉閣記

太行之支山有蘇門其下爲百泉園林亭榭甲於豫中苔繡雨

從政錄

共城

至

家蔭堂

齧日就荒阨臣令周君石藩於政事之暇率其邑人士以游以休揣民之所樂以振其頹懷節級補綴不獨疏泉源剔灌莽如湧金噴玉諸亭成施丹堊與飛瀑茂林掩映於煙沈日朗之際一若疲委者起鬱塞者宣凡居斯土者奔走熙熙亦旣同其樂矣予嘗駐旆觀風歷覽巖麓憩幽篁中俯臨明鏡延耆宿而問焉皆以爲清暉一閣尤據百泉之勝但易榱正瓦動慮繁費縣令不欲以民之所樂者轉以病民故修整猶有所待適黎觀察雲屏告予曰名蹟不可以久圯况詢謀僉同乎遂各捐俸若干屬周君規圖全局拆閣而更新之周君又於閣之下添設船房

以資輔翼改築雲橋以束體勢曲徑繚垣周遮包絡室之陋者  
華亭之摧者立鳩工始於辛卯春涉秋而竣所需逾捐數周君  
力任之竝請予爲之記予謂是役也其濬流也可以激濁而揚  
清其植材也可以扶危而固本其延攬無遺也可以使邑之人儆  
者聚而隱者顯其芻蕘交通而咸宜也可使邑之人各得乎其  
所且將使後徠者不以爲登臨之美觀而推尋撫恤之深意也  
是則予之所望也已

采訪節孝引

易曰苦節不可貞節之難貞之難也節而能孝孝而能烈是蓋天

從政錄

其城

至

家蔭堂

地之正氣不泯於人間而清白之家風竝鍾於女子明知其苦而  
能貞斯之謂節顧節有貧富強弱之不同富者衣食常饒強者扶  
持可恃閨中之鸞鏡雖殘門外之鴟首不作有志者尙可力爲若  
夫屋不足以蔽風雨炊不足以繼饔飧伯叔彫殘親朋零落遺孤  
不保呼助無門淒風偕苦雨齊飄黃鵠與青鸞竝泣知我如此不  
如無生此意蓋不堪爲外人告矣況乎瑩瑩在衰時驚衰病之親  
孑孑無依大懼強梁之辱苟延蟻命如坐鍼氈塗面受污空憺生  
前有誓翦金示志誰憐死後餘香所萃

朝廷錫寬大之恩用襄清節宅里荷



旌揚之詔不負貞心庶幾慕義者深斯立志者篤爾輝舊屬衛地  
衛多君子何獨於女子而疑之夫靡他誓志實成千秋節義之宗  
傅會成臺且深一邑神明之祝共姜臺在縣署東偏相傳卽共姜墓臺上建共姜祠其實共城因周共伯和所封國得名詩序所稱衛世子共伯者乃諡寄懷冰雪生原無意於褒揚抗節松筠  
終必具傳其姓氏查縣志所載節孝共姜其首著者也周之後無  
聞焉降而元得時趙兩氏而已至前明則有二十三人光輝史冊  
論者遂以爲鍾毓之異我

國朝恤典加優貞良倍出載在邑乘者節婦七十一孝女一貞妾

二其閒自乾隆丁丑至今七十四年未經采訪者尙不可以數計

從政錄

共城

壹

家蔭堂

不及此時求之越異日文獻無徵終將滅沒矣空山有恨枯骨懷  
芳潛德未彰幽魂徒泣責膺司牧豈忘表勵之心力藉按羅端賴  
縉紳之族所望諸君子其矢精勤同惇風化各就其族里媯親悉  
心敬訪其確有事實可徵者當卽稟請建坊以昭苦志卽使日久  
事淹芳名猶在亦當賜之匾額以旌其閭斷不可聽其滅沒哀痛  
於九京也至節孝祠舊在西門內地本湫隘難肅觀瞻諸君子有  
志圖新則縣署西有馬王贊廟焉請更之可乎

民之父母辨

季秋五日爲予生辰予自念服官後祿養不能及故誓畢生不作

稱壽舉己丑秋仲勸農至四郊民間有請爲予祝者予示以不樂  
竝爲詩卻之嗣又聞闔邑皆欲列名衣繖以進此尤違禁而不可  
爲者也大加呵叱乃寢然猶以上匾爲說屆生辰予適因公赴郡  
至望後始旋計得免此矣祝矣乃羣情恃眾徠數百人鼓吹盈庭  
樹之廣額聞其厭止之弗及視其匾則民之父母四字異哉予何  
德於民民不怨予而父母子哉是不可以不辨父之爲言矩也以  
矩率人德主於教故父之母之爲言牧也以恩牧人德主於養故  
母之惟教養備至者然後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實至名歸固亦不  
必屬毛而離裏也而不然者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強而附之施者

從政錄

其城

語

家蔭堂

必怒於色而受者已怵於心矣管子產治鄭寬猛相濟政是以和  
然猶曰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而況政不及子產母  
之且難又父之哉兩漢召信臣杜詩先後爲南陽守民爲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舉父母而分屬之吾曾訝其難稱而又烏能  
以兩人之心思才力合并於一人而自信教養之克全性情之不  
隔邪予宰茲三年矣菜茹可奉乎廉不如孔奮之治姑臧也桑雉  
可馴乎德不如魯恭之宰中牟也堂有鏡而未必全明庭有草而  
豈竟無獄青青子衿斯文未振開十畝不昏作勞士行之不修  
而田功之不力也非予之咎哉丁亥歲麥秀兩歧嘉禾合穎都人



士以爲休徵之應然訪之他邑亦多有之是不得獨爲其城慶矣  
方哀慙於殿最豈希誦於輿人卽令不敢憚勞時憂作孽亦職守  
之所宜然而此心之所不得不然爾與民相親固所願也愛民如  
子吾誰欺乎而乃覩然聽南山之歌膺樂只之誦殊使我出入之  
交惘然不敢仰視且不能釋然於魂夢閒也去之則眾口難調留  
之則我心滋累其柰之何或曰述汝所爲皆有實政實政固有司  
職也然民見所未見則相與私之亦屬情所難卻胡弗姑存之以  
爲朝夕觀省之助或由此不敢自是之心推之遲之又久未必不  
適如民願使藉口於不能而因而委之是自外於國人相望之意  
從政錄 共城

臺

家蔭堂

而此後更難期振作矣卽汝終不能當亦可爲後徠者屬焉其又  
何辨之有

詳請作輝縣志序稟

竊卑職履任於茲倏經九載仰蒙榘誨勉矢駑駘凡民間應辦事  
宜不敢不畢慮殫心力圖報稱幸得官民相信漸次補苴首建  
萬壽宮以展祝釐之敬次葺先儒祠以彰道學之傳書院移於城  
中就便經生問字義學嚴於鄉社希圖豎子知書城堞聿修藉資  
保障河渠悉濬足禦狂流古蹟殘碑差覺摩挲殆盡豚蹄篝火不  
忘勸課頻仍侯兆川中強梁斂迹蘇門山下臺閣生新藉種樹以

生材本是自然之利因修橋而築路亦屬其便之謀求免鵜濡終  
慙鳩拙迺紳民過望不鄙不文復以續修邑志爲請伏念邊黔末  
學章句迂儒旣不容辭亦不敢擅乃設局百泉書院集眾紳竝就  
山長劉祀南給諫共訂之泐查舊志始於有明之嘉靖六年重修  
於萬歷八年至

國朝順治十六年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二年疊次重修抽新  
挾舊東壁之光輝煌於今日者固莫不信而有徵矣迄今又八十  
餘年其閒政治之興衰戶口之登耗科名之積累節孝之幽潛事  
久則文獻無徵時移則搜羅罔據爰謀集腋敬效續貂或任分編

從政錄

其城

五

家蔭堂

或司采訪或膺校錄缺略者補繁雜者刪紀事必覈其眞纂言必  
求其當不敢以譌詞滋後惑亦不敢以私意沒前徽往則聿遵規  
模粗具仰惟憲臺望隆班馬學貫天人織雲錦以成裳鑄鼎銘而  
式訓運如椽之筆揮大匠之斤鑿茲椎魯錫以弁言表

熙朝治化之隆開鄉里見聞之陋不惟光昭典冊竝以鼓舞淳風  
宰官萃甚闔邑紳民萃甚

其城士庶十願歌附後

石藩周邑侯治輝十載實政多端不可枚舉本年朱蔭堂方伯  
徠豫公以媻親迴避去任邑民畱之不得乃爲歌送之名曰十



願歌歌曰

霜風攪樹聲颺我侯去輝逢三秋黃童白叟攀轅畱山川無

色天為愁我侯遷升在吳會光儀遙望雲山外但願他年重反

蘇門山千家萬戶皆歡顏其程邵姚許聚此邦誰與接迹兼山

堂我侯先後遙相望篤行實踐非尋常公著有省心錄皆言修齊之要務召杜

誠哉民父母區區豈足報高厚先時巨民上民之父母額但願我侯位置山

水聞名與咎賢共長久其二礮礮團坐聲嬉嬉共聽我侯勸農詩

公著有勸農詩刊布邑中此中何與我侯事焦勞終日心憂危飄然一去誰

憐我黔陽萬里煙雲鎖但願侯之善政垂千春沐其德者思其

十願歌 共城

五

家蔭堂

人其三山漲澎湃聲喧逐良田轉曠成汗漿我侯捐俸重疏鑿從

此倉亦登春臺紅石堰築如鐵牢峪水淨淥環週遭公重疏鑿公渠又築

紅石堰以防峪水但願此隄永不改千載我侯川上在百泉夫子廟有川上二字傳為

子在川上請堂新設張皋比諸生魚貫何委蛇我侯退食問晨

炊猶搜箱篋延名師公建百泉書院於城內所聘山長如張栻岡太史劉杞南給諫皆當代偉人束金悉

出自己囊所成就人才甚眾鄰邑且多有徠學者人文蔚起聯甲第果然高折蟾宮桂

甲午乙未兩科獲售者四人但願賢令好士皆如此行見韋布化青紫其環

宅若畫濃陰涼倉庚音滑如嬌簧中有女手織七襄機聲札札

聞鄰牆問何以故風俗良皆因我侯勸蠶桑公有勸種桑詩且立機房以教民織



但願民間衣帛徧黎老不藉天公黃棉襖其六秦鏡照膽明如何

我侯高坐威嚴多鬼蜮見形魑魅懼相戒莫犯包閻羅至今洽

輝十年八巷無打降與酗酒俗謂鬪毆爲打降公出示嚴禁棍徒皆爲斂迹但願此後

闔境無強梁耕食鑿飲遊羲皇其七琳宮梵宇窮人工沙門馭眾

談虛空我侯棒喝如霹靂力維人道倡文風改建義學二十處

至今牧童皆識字公著佛說戒民事佛改寺宇爲義學二十餘所紳民皆踴躍捐田以供膏火之費但

願我侯百代繼書香子孫俱作紫微郎其八玻璃十頃涵雲煙湧

金噴玉翻珠圓天生奇物不容沒雲石高矗船房邊公重修清暉閣及泉

上諸亭臺又修船房三間從泉中掘出雲石作爲記立於船房之南君不見清暉高閣波心起傾

十願歌 共城

壬 家蔭堂

歛有年今就理吾願遊人思所徠莫誤此間作海市其九侯徠十

稔闕星霜百廢具舉綱紀張我欲忘之不能忘新修邑志堪參

詳公重修邑志補錄八十餘年遺事而公之實政亦略見於此此去何方作霖雨億萬赤子

失哺乳但願我侯眉壽登千齡舉世永奉爲儀型其十道光乙未

九月望日邑人郭琬沐手敬錄

莘原

勸捐修硤石路引

嶠陵之險都人士夙共知之而顛車倒馬折骨毀齒之形狀固未必皆親見也窮宦孤商老夫幼婦之嗁號固未必能共聞也本署



州於夏初經此同日之內驚相告者不絕於耳況前之往後之來  
顛危而無告者不知凡幾邪惻然於衷欲遣之而不能去卒前刺  
史王已有倡修之舉而窘於經費之浩繁又適以委署汝郡而去  
予雖暫權此篆不欲以五日京兆漠不關心擬爲集腋之謀大懼  
呼將不應昨因童試遂以此事策問諸生卒諸生皆有同志策對  
云一人爲之則難眾人爲之則易窮人爲之則難富人爲之則易  
是意也是以勸捐助我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度都人士亦必有  
同此意者第舊路難以開拓將議改而新之庶斲益石小硤石東  
坡七盤坡乾濠之東西坡諸險悉可避去而鳩工買地所費不貲

從政錄 莘原

五  
家蔭堂

約非六七千金不可已經通稟在案惟冀都人士分其厚積之餘  
資其解倒懸之大厄作德之報不俟予言而目擊行李安然無恙  
豈非當前快事邪況

盛世恩隆有善必賞三百兩以上從優議敘榮顯立加較之捐納  
爲何如何憺而不爲此用布縷縷爲都人士勸之

改修硤石路小記

予既倡捐改修硤石道路卒眾力襄舉程功已半適有文簾之聘  
天復雨不止工匠難施幾疑地險所在天亦不欲其成矣亟詣虔  
禱竟爽晴二十日而予工適成官檄恩恩假裝就發紳民遮請勒

石時實不及應也又嘗謂凡作一事第問成不成記與否皆未也及入闈與林慮令從弟起濱分簾而校詳問前事欣然代爲記且並有說姑存之以誌友于之義云爾

附起濱弟記

古今興廢之故造物者主之而不盡造物主之者亦視乎其人之心與力爲何如而爲名之見不與焉傳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顧襲爲善之迹欲藉一二事以成其名而又轉計夫事之難成而易獲咎也則姑爲稍安勿躁之說以全其無名之名而天下事遂不可問矣解之者曰是無力者也雖無其力而尙有其

從政錄

莘原

卒

家蔭堂

心者也夫力由心生舍其力而咎其心則可舍其心而咎其力則不可孔子曰有能用其力於仁我未見力不足者此課心之法力不得而受過也吾聞陝州之碣石古所謂嶠有二陵爲四方往來之總匯也自

國初王公士俊爲河東總制時以一萬五千金重修之洎今幾二百年怪石峻嶒或凹或凸驅車而過日告傷夷身受者自屬難堪目擊者每懷不忍而卒聽其自然竟莫能爲之所焉力之不及心之不堅也何也由破石東至澠池界相距二十餘里舊道或臨深塹或倚石壁窳極不可復修改而新之動慮費繁獨



捐不能眾捐又不協是以難之卽令經費有資而數百窮民藉險以漁利有其修之心將阻之懼眾怒之難犯勢不能不寂然而忍之也如是而以力謝誰不諒之哉不然前任刺史多矣豈無心而安之若是是亦可以已矣乃吾從兄石藩則有異見令其城者也六年之間爲其城捐置百泉書院一建鄉城義學二十有三葺先儒祠堂四修城樓三疏河道二其餘衛源廟清暉閣白露園及湧金噴玉洗心思賢諸亭一律更新而衙齋倉廩又其所先及者也土木之工竟無虛日而民無怨言者此何故哉其事皆出於不容已而其心又能與民相信心旣實而力

從政錄

莘原

空

家蔭堂

乃副之爾壬辰春權篆莘原前刺史王鳴庭興修是道深以爲難臨去舉以相屬蓋亦素知吾兄之心而有以諒吾兄之力也兄慨然諾之下車後政令一新羣情懾服因乘童試時作爲策問諸生皆以樂輸對且歸語其父兄而勸善之苦心已達於全屬矣州之紳民集而議之數日內得五千金靈寶閣鄉盧氏三縣又各以樂輸至共六千兩有奇而工資於是始備方委員踣修新路而無業姦民素倚險以爲利者號集多人爲阻修之計有僧鳴鐘而召之兄卽選幹役數人出其不意繫僧至重笞之於是羣凶膽落逃匿不知所往遂得命匠鳩工日以七八百人

從事計署任不及四月而是功已告成矣當其始也聞者莫不以爲難卽紳士之樂輸者絕不自料其積數之多如此也卽茲民之共阻者亦不自料其向化之速如此也至於工竣後行者歌之乘者頌之相與傳說於道路閒者皆疑其有異人之力而不知其心之切而堅者已不啻對金石而盟之矣故吾謂事無所難亦顧其心何如爾兄年已六十華原之役又不過五日京兆非若其城之可以歲計可以數歲計者而乃以指顧閒成百餘年難成之事雖曰運會豈非人力哉濱稔聞其險而樂其事之成也欲爲之記以紀之而兄決以爲不可謂濱曰吾兄弟受

從政錄

莘原

奎

家蔭堂

朝廷厚澤卒膺民社凡事有得爲與所能爲者不爲之則必負辜爲之而不成則又負辜爲而成之而使人共怨焉則仍負辜矣兄是役也卒其成而無怨焉者亦足矣又何功之足云子姑已之濱曰兄論是已顧兄自矢其心以求盡乎其力何如使吾家子弟共知心之不可不盡以爲他日能盡其力之地乎濱蒞任林慮得與其城接壤兄之所爲濱亦與有取資而不能不屢自於眾者正爲兄顯揚計兄固不得而私之也況此事爲天下所必周知天下自有公論何待予言惟念黔南以邊遠小省有王總制肇之於前兄復承之於後遙遙相映幾二百年豈非黔



人卒事哉卽兄一生所爲如此類者恐亦未必有幾其又可忽  
邪因書其略以誌之

書達摩塔碑後

物之顯晦視乎時古今篆隸行楷載於金石者綦備而有時偶有  
未載者時之不至待其人而後顯也予修峽石險路爲改舊道周  
歷無餘偶登熊耳山作游憩計爾西山一寺洛水滌澗嵩山拱峙  
因其地作禪院屋宇雄廓荆棘叢生忽於蓬蒿中見碑一座背刻  
觀音象面則達摩塔記也相傳達摩坐化於此事不可知而其書  
法端楷近今未見也諦審之則有唐陳君寬撰文崔君倬書卽時  
從政錄

荜原

壹

家蔭堂

搨出數紙上半完整下半爲風雨所蝕稍覺模糊然古刻如此之  
完好者蓋鮮旋搨數百紙分贈汴中人士羣以爲奇物之有待而  
顯或卽以酬修路之微勞也因紀其時曰於左道光壬辰九月石  
藩誌

附富筠圃觀察送別五古一首

年已六十翁而有總弟雁行本三三已復生七子兄弟掇巍  
科子姓登顯仕海內數清門首先屈一指君世居黔西我家在  
燕市相隔萬重山馬牛風酷似天忽作之合萍蹤聚於此初意  
是經生誰知達政體境內古嶠陵東去七十里險峻自天開往

往摧行李目擊心悲傷曾語州刺史王鳴刺史亦人豪欣然任

整理辛卯歲之育庀材鳩工始改道避巉巖與修依次第梗概

已粗成催赴汝南委皇皇遽命駕茲役殆中止君本代庖人原

可膜外視清俸首先捐勸捐及紳士擗擋數千金奮鏹繼之起

千百年危途一旦平如砥先是羣不逞陰將道路毀偶因車折

輪或值馬傷趾紛袞助推輓因之素謝禮害眾肥身家居心險

莫比君初任斯役羣小頗不喜首惡一髮奴從中肆觸抵君乃

赫然怒杖之幾至死餘凶鳥獸徹如草從風靡昨夜羽書徠檄

充內簾使大工適告竣行人讚不已所嗟數月中接見時無幾

從政錄 莘原

畜 家蔭堂

挽之不能畱恩恩君去矣

海陵

水利稟

查下河水利有謂治其源者則復歸仁隄以遏黃流使淮水勢殺

庶運河隄可保無虞也有謂導其流者則浚白駒小海草堰諸閘

使由牛灣河入海庶不至白塗等河壅塞也有謂復十四塘者納

泗州盱眙天長諸水使不至沱濫於高寶諸湖致傷運河隄也或

議開子嬰河閘浚射陽湖神臺出天妃口入海則高郵以下水勢

減洩庶不至決壩破隄也或議開瓜洲儀徵二閘挖郡城東之沙



壩及芑稻河壩則河湖兩水皆可稍減而高寶運隄卽可以不懼也更查芑稻河中釘品字椿祇令通水不令通船故私鹽不得偷渡若開沙壩卽照芑稻河釘椿再開瓜圃亦照芑稻河釘椿視湖水之增減爲啟閉則湖水南流愈多減開之水自殺是亦權宜之計也然皆言易行難工費浩大惟查芑稻河奉

高宗純皇帝上諭永遠開放勒石見存而鹽務以爲有妨輓運於芑稻河下流別築闌江壩以遏之是以下河七州縣迭有災年夫果傑源太旺江潮頂上雖闌江壩開猶恐宣洩不及至以鹽運省費故而使億萬生靈盡受淹沒不惟民命至重卽錢漕之歲入其從政錄

海陵

奎

家蔭堂

視鹽運之牽費相去何如邪儻芑稻河可以永遠開放則沙壩瓜口皆不復再開矣職甫經到任祇悉大概情形而就中可行不可行之處尙未能了然於心除更詳細審查申稟外見慮夏秋之際水勢漲發卽爲億萬人生命所關身職司牧能無惴惴伏維下河水災早屢慮儻荷詳明指示俾得有所依據以爲救敗之圖則作德作福心祝瓣香矣

### 開放闌江壩係全下河七州縣稟

伏查自黃河徙奪淮流河強淮弱不能并流歸海全淮之水匯注洪澤湖者不得不開高堰河壩歸高寶等湖導之入江一線漕隄

過障東注以係下河州縣危乎危矣入江之口岸自金灣新舊間而南則東西灣鳳皇橋壁虎橋灣頭間入字河芒稻河等處前河督張以上游徠源寬於入江之去委量源度委奏起芒稻七閘磯心間瓦窯鋪新河使去委與徠源相當疏通宣暘必徠源甚旺去委全開猶屬宣洩不及萬不得已乃開高郵以南之五里壩新壩草壩車邏昭關等壩東注下河歸海但各壩開放水性盈科而進必先灌滿下河民田積阻於民窻分界之范隄乃由興化東臺兩邑之丁溪草堰白駒劉莊四閘受水東注歸鬪龍港入海其在鹽城者則東門之石礎閘北門之天妃閘皆歸新洋港上岡鎮之閘

從政錄

海陵

卷

家蔭堂

入野潮洋其在阜甯者則南門外之大關歸通洋港野潮洋淺窄不足以資宣洩其三港受水計閘祇十有八座金門僅六七十丈而入海之程皆約三百餘里郵南五壩迤邐二百四十丈每開一壩皆懸流下注高八九尺不等以二百餘丈懸流下注之水歸六七十丈曲折縈迴之港又三百餘里始得入海焉能宣洩得及故每開五壩下河州縣必被淹沒卽泰州分司所轄北五場窻亦皆被淹歷年有民賑卽有窻賑有案可稽又興化地當水衝形同釜底受西南北三面之水惟東路可通於海而地形偏高范隄內束又成側釜之勢故受惠尤深前河督張大關歸江之路故湖水宣



洩較速非入江各口全開之後不輕開下壩其入江之口惟人字河宣洩最利向爲蓄水運鹽故於人字河口苾稻河之上游築壩卽所謂關江壩者特以資輓運此鹽務持議不尙輕開也其不欲開者恐壩開溜急牽輓維艱經前道議以邵伯鎮運河三溝閘誌水至一丈二尺於鹽運無礙卽先開關江壩上年水已過誌前守劉勦明卽據應開情形通稟將壩土盡行啟除水無壅遏是以下壩未開下河州縣皆獲全收今年水亦過誌府縣稟請開放未奉回批壩自潰決下河又獲全收上年九月並據劉守將開壩之後與鹽運豪無窒礙等情稟請署督林照三溝開水一丈二尺之定

從政錄

海陵

空

家蔭堂

誌卽由府會揚糧廳啟放不必稟請多延時日致有壅遏如稟批準督憲陶回任又飭俟揚州運河長生庵誌水至五尺以外府廳飛速稟請辦理不得徑開夫既經稟請往反必十數日乃奉批回此十數日間來源旣旺去委未通已成迫不及待之勢如是則必開放下壩下壩一開不但七州縣被淹調免賑卹卽五場竈亦被淹待賑於民大害於竈亦殊有損至鹽務所慮壩開溜急難以牽輓者不過十四里牽輓之費所用幾何以較下河七邑賦課田廬億百萬生靈之命其輕重利害當有彰明較著者也職居司牧詎忍膜視謹據眾請上稟並將五壩一開下河各邑被水淹沒情形







僕被不韙之名致哀慙於衾影上無以對父母下無以式子孫自問何人能無恐懼况莫夜之金尤爲儒者所恥向會有句云翠夜有人持白鏹蒼生何處見青天本志如是是以十年輝縣兩袞清風不特可以自信亦有可以共信者矣春仲徠宰興陽秉性硜硜斷不改弦易轍所以聽訟必於大堂者俾庶民共見以示清白之心也猶恐與民未信或容有不盡知我者此中招搖撞騙正未可必將使我受貪墨之名其害猶淺而使鄉民受身家之累其害實深爲此徧諭城鄉嗣後雀角鼠牙可已則已不得已而興訟是非曲直本縣自定權衡旁人不得稍參末議雖不敢謂事事確當人

從政錄

海陵

半

家蔭堂

心而胷中獨斷決無所謂先入之言爾等卒勿設聽人欺私相屬佞致墮招搖撞騙之謀庶幾我得其名而爾輩亦不至於受累不然者力求爭勝輒至傾家自干與受之科徒飽姦宄之腹身罹重刑悔不可追本縣執法綦嚴斷不從寬姑貸也

勸民十約

本縣蒞任兩月查勘土習備詢民風雖未周知已悉大概力學敦行之士原不乏人其或迫於貧窮激於意氣遂致不檢於制行者有之耕田鑿井之民本樂無事其或輕於聽信狃於鄉愚遂致不安於本分者有之爾民各具心知豈其終無悔悟本縣任父母斯



民之責喜與更始更樂與圖終此後或讀或耕羣相勸勉曰趨於善勿罹於刑是所切屬其有急不能變之頑民與其刑之使懼不若導之使明因擬爲十約徧諭鄉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本縣有厚望焉爰列其目於左

一男子不可無執業竊見街坊鎮市游手者多此輩或習技藝或力傭工年華方盛何事不可爲乃甘心浪蕩不務正業好嬾偷閒勢不至爲盜賊不止今與吾民約急須改換心腸力圖操作切勿自甘頹惰卽於匪彝本縣不忍不教而誅然教而不改亦不能爲爾等寬也懷之

從政錄

海陵

圭

家蔭堂

一女子之職以紡織爲功本縣蒞輝十載勸桑課織至今聿有成效乃觀此地婦女半屬寬閒或倚門觀望徒耗日時或甘學清音竟忘羞恥此等惡習風化攸關今與吾民約與其偷安而受困何如急起而有功今後每一家各置紡車一架五家共置機牀一架買棉紡線費少功多不惟可以束身心亦可以資衣食尙何至於朝夕不給甚至流爲娼妓而不悔也如謂本邑尙不習此本縣見已捐廉設局置辦車牀延聘女師爲之教習除剴切曉諭外更望賢明紳耆隨時勸諭庶各習女工勞斯尙善而勤儉成風矣

一獄訟之興原爲不得已之事男子爲之尙滋拖累乃更使婦

女出頭相習成風恬不知恥其意恃婦逞刁希圖潑賴甚至鄉里中偶有口角輒率婦女塗鬧以爲莫之敢撻此種惡風斷不可長今與吾民約嗣後再有婦人具控而丈夫作哀告者先責其丈夫有老婦具控而其子作哀告者先責其子更有聚黨成羣啊噪俗謂啊噪吵鬧爲搆禍者卽按律重懲之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姑貸著鄉俵傳諭各邨鎮知之毋忽

一糾眾滋事例載三人以上者卽從重治臬法最嚴也乃此地動輒聚眾或私行抄搶或恃眾把持此風一長何所不至卽如鄉鎮中惡棍殃民儘可令鄉保出首送官懲治或身受者自行具控本

從政錄

海陵

三

家蔭堂

縣以除臬安良爲務果有劣迹斷不姑容亦斷不因人眾而遷就也今與吾民約嗣後如再有聚眾抄毀及聯名呈控挾制官長者定當按律究辦不貸

一此地鄉民皆聚族而居多至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等如果協力同心守望相助何至盜賊之徠如入無人之境也今與吾民約既居同里必敦親睦每十家爲一聯聯有長擇其精悍者爲之五十家爲一團團有總擇其持重老成者主之出具糧鋤入資捍衛偶有賊至羣起而捉之將見水環四面人集四圍賊何逃之有否則祇知爲己雖害及鄰家而不顧安知其不遂及於己也至被賊



而後鳴官遲之又久賊已遠颺縱或獲案而失物已不能瓦全矣  
此事責成鄉保各就莊邨公議刻期報查務須實力奉行切莫空  
言了事

一置田房產業酌其多寡貴賤之數請憑中證議價若干立契爲  
定何容更有加補之理乃聞此處情形除正價外又有加補且有  
三次加補殊出情理之外尤可笑者業未到手便豫支加補三次  
更爲耳目所未經雖鄉俗使然抑亦人心之不古也今與吾民約  
嗣後凡有置產者該價若干願買者買願賣者賣立契之後毋得  
肆行滋擾不惟可以息爭訟亦可以敦信行並望士夫中深明事  
從政錄 海陵

三

家蔭堂

理者互相開導務使此風轉移不可狃於故習自貽苦惱也如竟  
不遵本縣照例核斷加之笞朴其毋悔

一此地多水難以種樹固矣然邨落之中圩田之隄如有種樹則  
材木之需薪燎之用皆可取資卽圩隄亦增強固胡爲平原一望  
空闊無林殊非資生之道今與吾民約以春爲始有田者隄上各  
植柳樹有室者室旁各栽雜樹十年之後落實取材其利不小予  
於輝縣行之今皆各得其利矣願我民其敬誌之

一江蘇半資蠶桑之利獨興化未之見也蓋飼蠶必先種桑孟子  
曰樹牆下以桑則老者可以衣帛可知種桑不必擇地而於卑溼

之鄉尤易栽培蓋不資乎灌漑之煩也且有宅卽有牆牆下樹桑無須廣土爾民不得其利故婦女安閒生計日絀見在蘇松之俗每年收利若干卽溧陽小邑亦絲價以數萬計豈未聞之邪今與吾民約以春爲始廣購桑枝徧插之數年後女紅聿興安知不媿美江南也其各留意毋忽

一喪葬宜稱家之有無諺云凶人得土如得金誠以人死爲歸歸而藏之以免尸變且防水火之災最是急務乃或徃於積習有經數十年而不葬者其意思薄待其親而不知忍心暴露尤其薄之甚者也今與吾民約有餘之家何嫌厚葬但須速辦爲宜卽貧無

從政錄

海陵

語

家蔭堂

所資第求斂手足形亦非難事孔子曰旋葬而窆人豈非之是亦可以了然矣況久而不葬法律難容能毋懼邪心學說其說之一佛事之設恣貪惡以愚弄平民最堪痛恨者也此邦佞佛者多而所謂佛者僧而已是以禿廝焰熾藉以漁利而愚民日受窮迫而不知夫佛教之荒唐亦習而不察爾試問長年奉佛有何好處旣不獲益則亦可廢然反矣夫士敦孝友民重彝倫卽此便是爲善若第施舍萬錢以事虛無之佛法而身家不顧叛道離經反曰善事其悖謬爲何如邪今與吾民約有用之錢不必置之無用之地儻果有餘卽以厚宗族而賑嫗嫗庶幾正教可崇而邪說自斂



尙其猛省之

捐助文正書院脩脯示

書院之設爲

國家儲材爲諸生肄業資文藝以徵器識培士氣以厚民風爲政之經莫大於此本縣前宰共城獨捐廉俸改辦書院實心實力教養十年遂覺人文日進風俗日淳秋試春闈科第不絕可見道德自在人心忠信不遺十室惟是風塵俗吏亦旣笑爲迂圖卽在明健有司亦復視爲文具因之振作無人遂令進修無路本縣甫莅此邦卷查城中文正書院條款雖詳經費不足若不急爲捐助何從政錄

海陵

婁

家蔭堂

以鼓舞士心今查本院山長每年脩金一百六十兩薪水制錢六十千向無支銷定款以至後先諉卸艱於延聘名師今本縣每年捐廉足絀二百兩以爲山長脩脯豪不開銷書院經費至生童膏火仍舊給發惟望諸生童砥礪廉隅涵養學識蒸蒸乎以家修之業爲廷獻之資入則爲善士爲大儒出則爲名相爲純臣予亦與有榮施矣

諭書院諸生

竊謂儒者之有章服所以別於庶民也考課之必點名所以稽夫頂冒也乃有司盛服而徠又復齋心以待而諸生竟遲之又久而

不至甚至焉者大都不具衣冠率以褻越從事是有司以敬諸生爲心而諸生不能自敬以敬有司也夫敬者身世之本道德功名胥於一敬成之故自古以徠未有心不敬而身可修身不修而業可就者也乃屢經勸諭而心不聽是豈故以倨侮之習與有司爭勝以爲傲上張本邪抑或有司德有可議行有可疑威儀有所不淑自啟夫侮慢之由邪若然則予當益加內省斷不敢於矚目之場先開不敬之路也爾諸生讀書明理淑慎宜知衣冠宜肅苟尙識禮法不甘冥頑當必稍存顧忌痛改前非以毋貽有司羞也

申諭諸生

從政錄

海陵

去

家蔭堂

從古崇重儒士特尊爲衣冠之倫所以昭名實之相需而裒裒之如一也今無論實之難副卽外見之衣冠亦皆不能整飭是甘肯乎士而顯出乎衣冠之倫矣且衣冠之設所以明敬本縣自履任以徠雖尋常課試亦必整冠黼繡以與爾諸生相見是本縣之敬事卽所以敬諸生也豈諸生而轉可不敬乎至不衫不履不修邊幅以及脫落形骸諸語世皆沿爲美談不知此輩所稱或山林隱逸不得於時者之所爲至若晉代清狂弊遺風俗論者尤爲大憾今諸生遭遇

聖明列膠庠求進取豈可藉口於此用再諄諄申諭此後必須各



整衣冠無論布素一例修整由是因裹以測裹制外以養中浸浸乎蒸爲圭璧之華而無負衣冠之目焉不亦休哉

與諸生講學隨筆

天地萬物卽在心上見天地自位也豈待人而後位萬物自育也豈待人而後育祇此一心之理通於天貫於物自是一氣相感故一念中和卽一念位育一事中和卽一事位育推而無一念不中和無一事不中和便無時無處而非位育矣若祇就事功上說則堯舜能之而孔子不能孔子能之而凡儒者皆不能也亦何貴乎存心養性乎故學以認心爲主心外無理理外無天天外無人

從政錄

海陵

七

家蔭堂

歷徠言儒術者講到極要處不過正心修身盡之心盡乎理身盡乎理理實則學爲不虛若漫言博學口舌之功於身心何裨且舍身心而言博學其能事不過一詞人一文人而止否則王荆公自誤而因以誤天下國家其失有甚於不學者矣學以明理乃是讀書人最切近事而理卽在心上一身之彝倫日用隨處認理而行到得理順心安此身極是受用孔顏樂事何以加此

心者體也思者用也志意念慮皆思之所之有異名無異候也學貴慎思慎之於未思之前則易慎之於旣思之後則難而其功在先明乎理理足則神恬神恬則氣靜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理

有未明則寂時似佛感時便焚欲之所引體用兩亾有何受用處  
故慎思之學先以明理爲主

心性之學大學中庸兩篇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孟子言心性周子  
作太極圖說易通早包括在學字中字裏許特詳言之俾學者易  
知之爾自後儒朱陸異同之辨起紛紛聚訟反開後學之旁門矣  
夫性具於心盡心養性原無二理究其實皆以身爲本身以內格  
致誠正必於身驗之身以外齊治均平皆於身始之士希賢賢希  
聖聖希天不越乎此第其下手時認定本末始終四字卽從倫常  
日用閒循序做去其幾始於慎獨其要歸於誠身而已誠字爲身

從政錄

海陵

夫

家蔭堂

心骨子一有不實則身非其身心非其心性非其性學非其學矣  
縱能將天地理數動靜陰陽內外物我翻駁到盡頭處總是空談  
無補實際爾士苟有志於性學祇要各從心裏打掃清楚見得鳶  
飛魚躍頭頭是道再於身上點檢明白放開眼孔耐著心腸立定  
腳跟謹依程朱居敬窮理切實做去做到是處便了何至有見解  
之不同邪以儒衛儒且懼不及何門戶爲

人必有恆方能有益如做者件事愈做愈熟愈做愈精過則日見  
而可以任我淘汰善則日進而可以任我擴充是故以之宅心則  
貞而固以之處事則順而常以之澤物利民則久而化成自古孝



子弟理學名臣孰非從耐久得徠如無恆心雖做一好事亦祇一時高興境過卽忘有何益虛然非識力兼到者萬難有恆

人皆各有本分必從本分上時時用心方能盡分如讀書人時在學問中細細思想曲曲討究未有德不加進而業不日精者做官人時時在民事上細細體貼曲曲籌畫未有利不能興而弊不能去者直至用心既久雖夢寐飲食時亦放不下則日進有功矣

今人功夫較古人已省一半而德業卻遠遜古人者其患在於不自勉古人下手必先卽物窮理方得是非了然今則大中至正之理燦著於經訓中但讀得四子書已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惟從政錄

海陵

堯

家蔭堂

不知自勉遂至苟且因循終身無一是處

好人一邊亦分兩等一則事事周而面而面圓通居鄉則爲善人居官則爲能吏一則事事務實時用心居家則性情浹洽真意流通爲孝子爲悌弟居官則實政實心不厭不倦爲循吏爲純臣此皆要好底人惟心術上微有分別遂處處不同是在人性之所近處善擇所從

鄉愚之訟大半由生監德成若當其未成訟時或宗族或里黨未有不先聞其事者果能隨時譬喻勸戒未必不中止也况一訟之成多至傾家失產如能勸息其隱德亦復不淺

讀書之家率多寒士每不得已就教讀館然須想人將子弟盡禮盡敬屬之於我無論恣情游蕩全不經心顯然誤人子弟卽曰坐齋中而不能用心誘掖引導因其才質隨時造就亦必誤人子弟大抵能盡一分心必食一分報且教學有相長之益原無不可但亦須自己略有根柢方能以無誤人乃或經書未讀而已教鄉學矣文律未通而已教人作文矣欲求無誤人也得邪至於童蒙所關尤巨慎勿輕易爲之所當惴惴若世俗計徒受脩爲脩脯起見多授生徒其誤人尤非淺其實禍必及於子孫尤宜猛省切戒

古人云文必己出又云陳言務去又云漱六藝之芳潤是我輩雖

從政錄

海陵

全

家蔭堂

無書不讀及把筆爲文必求擺脫一切自出心裁卽六經彛訓亦必融取汁漿不可生吞活剗況是陳腐墨卷當時已爲僥倖歷久益見支離卽大家全藁所傳或因數語而存或因數比而存不必篇篇盡善甚且明末諸老按時勢以立言藉制藝以攄臆施之今日尤爲大謬近徠陋習每逢課文之時輒事鈔襲以圖倖取優等其心又恐人知以致掇取詭僻之文或大家遺藁或陳濫墨裁本旣不無疵累一經指摘考置下等卽執卷譁然謂此固某大家文此固某中式文藉以指斥闕者之無目而竝忘自己鈔錄之無恥居心之壞行蹤之陋莫此爲甚試思國家造就人才有司宏獎士



類原爲有益於本身假使徒事鈔錄雖試皆優列亦於己何益又馬遷云士伸於知己而屈於不知己是卽文自己出盡善盡美而閱者不能盡知亦不過非我知己於我何損亦於人何尤如此一思心平氣和當增多少蘊釀況本非佳製敝帚自奇尤爲不量之甚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務亟湔除積習涵養身心其文亦必蒸蒸日上矣

申勸諸生

學莫要於求益士莫重於有恥從古固未有不求心之學者也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亦謂人不可以無恥是皆爲學者痛下鍼砭

從政錄

海陵

全

家蔭堂

省心克己之要害多士身列儒林乃竟習焉不察學奚由進文章之道亦貴知恥恥不若人則必求所以若人且不過人而不己焉斯真求益者矣非如本不若人而藉古人之文以爲過人之地其無恥孰甚邪又況前人儘有文雖佼佼或行誼已無可取操選家偶存其文削其名以示君子不以人廢言之意我輩宜何如懍懍矣乃竟錄其文以欺師長恬然不以爲怪其自待居何等也至呂晚邨文在例禁鈔錄尤謬不以爲謬而以愚人其待師長爲何如人矣大凡鄉鄙都邑皆有塾師不愔厚禮而致之者爲弟子求進益也父戒其子兄戒其弟謂延師大不易爾輩切宜實力用功斷

不許鈔襲自誤此亦天下之通義也書院之山長亦家塾等爾有  
司立意培材山長苦心校閱揆其義皆父兄師保之心程其功卽  
發名成業之地果其立志求誼何忍錄舊欺人邪況人之有心用  
之則靈不用則塞學者一題入手必須得一題之理盡一藝之能  
始則室繼則通始則拙繼則巧日起有功不惟學者有悅心之候  
卽教者亦有快意之時庶幾月異歲不同而文風亦蒸蒸日上豈  
非司牧者之幸哉乃計不出此日取古人冷背之文而鈔胥自任  
否則倩他人手而代書之於作者何益於閱者又何損也閱者就  
文論文而已而其人之高下長短數課之後已了然於胸中是必

從政錄

海陵

全

家蔭堂

有不可欺者矣不可欺而欺之愚也卽令可欺而自欺之害誰實  
受之尤其愚之甚者也故吾願與諸生課文先與諸生課心心者  
入德之本也器識小大皆從此基而文章亦卽由此達器識之不  
講則文章皆爲無用矣文章之不習則器識日就卑污矣勢有固  
然不可誣也尤可怪者縣課雖有得失所關不過數百錢爾有志  
者且不因此而自貶況山長之課竝無關於得失乃亦肆行鈔襲  
悍然而不顧吾更不知其肺腸矣夫鋼蔽已深則鍼砭宜重嗣後  
有仍蹈前習者必先招覆而後出榜如竟文筆不符當卽加之懲  
戒諸生其因此自勵以無負諄諄教誨之心他日獲益無窮實爾



諸生所身受山長有司皆無與焉且吾所到處皆實心培植絕非假書院虛名爲要譽地必欲長相欺罔則孜孜寸心亦自覺殊爲無謂矣爾多士其敬省之

丁酉鄉試決科示

竊照菁莪毓秀化起

朝廷杞梓儲才教先守令上溯書升之禮舉必從鄉載循讀灑之章師原稱縣是賓興盛典黜陟自有專司鼓舞微權利鈍何妨豫卜況本縣詩書衍澤甲第起家派出濂溪卜居黔筑高會而上笏不勝書祖父以徠枚堪約舉先王父桂林獨秀兆獻賢書先大夫

從政錄

海陵

三

家蔭堂

棣萼聯輝竝膺鄉薦洎子昆季三開荆樹之蔭亦越諸兒兩侍瓊林之燕蓋得鄉舉者八成進士者五入詞館者二問謝公之子弟半忝清班稽李氏之通家幸叨顯秩祖孫四世科第百年揆厥淵源胥關培植至本縣薇垣入直舊窺天上之書玉尺分量會校中州之士尤可見翰墨之因緣不盡作風塵之俗吏矣興邑舊海陵也作江北之名區標中原之才子人文輩出僕數難終欲與振興務先作養此下車伊始卽捐廉延師爲諸生講肄且親加程課不憚丹黃迄今數月以徠已具千里之概雖珠光照水近尙淵沈而劔氣摩霄立看穎脫況且琴堂鼓靜漸清雀鼠之爭繡壤秋齊盡

絕蝗蝻之患既屢豐之有兆適大比之屆期習飛鷹隼健翮已全  
待化鯤鵬搏風欲上此日儻輕盧肇應遺守牧之差卽今豫識正  
元當亦長官之幸爲此通諭城鄉徧招生監某日某日務皆橐筆  
而徠靜待黏題而試飯八簋以授餐錢萬選以備獎官廚致薄作  
鹿鳴酒醴之先聲清俸雖微當虎榜花紅之豫兆卒勿五稱五窮  
所望再接再厲非矜零落殘身筮曾啖餅自喜朦朧老眼今尙無  
葶待卜出身切毋裹足

己亥鄉試決科示

竊照賓興盛典上爲

從政錄

海陵

舍

家蔭堂

朝廷取士之科下卽學者進身之路異日出膺民社入贊

皇猷循吏名臣胥基於此惟是偏隅縣隔旣距省之維遙志士清  
寒每辦裝之不易往往阮囊竟澀邊笥徒盈學績三年情艱一往  
親朋莫告枉教踏徧槐筭登進無資漫羨攀徠桂樹遂使玉終韞  
積誰憐珠竟沈淵顧此單寒實堪矜恤今屆己亥鄉試之年謹勸  
吉某月某日敬備牲牢恭詣文昌閣告祀凡我諸生屆期各具衣  
冠黎明齊集隨班行禮旋集院中聽候黏題代決利鈍除飲食藝  
紅試卷照丁酉科備送外所有此次捐送川資卽以文藝之短長  
別川金之多寡考列前十名者助錢六千次十名四千以後概助



二千藉青錢以將意筆諸生中選之祥望黃榜以書名慰長吏培  
才之願特此通諭城鄉屆期無誤

### 勸紡織示

古徠治生之道首詳農事次及女紅讀幽風七月之章爲上者導  
之以先公後私而民卽安於男耕女織室家和樂風氣恬熙上下  
相親何其懿也天生人有男有女卽各有應爲之事男子而治女  
子之事則乖女子而擅男子之權則亂故古人以梱之內外閒之  
斷未有曠廢手足馳騁心思以至於塗鬧鄉鄰喧闐街巷拋頭露  
面不畏公庭者也夫女子之性不勤則淫敬姜所謂勞則善心生

從政錄

海陵

金

家蔭堂

逸則惡心生其理其勢有必然者特愚婦人不及知而司牧者欲  
陰爲之轉移則惟習爲勞苦使操作之不暇自不至於舍力而淫  
心不然者任其寬閒無所事事競相詬誶固顧羞慙婦教之不明  
皆其父母夫男有以縱之也本縣深察夫游惰之形推原其澆漓  
之漸思有以維持之是以逢人勸戒力加創懲而積習竟不能驟  
改乃設爲教民紡織之法以陰行潛移默化之方見先捐制錢五  
百緡擇於城中幽靜處制爲機牀二架紡車三十架召窮家幼女  
給以棉絮飯資延善織者爲之師輪流學習四鄉各鎮皆可做此  
爲之不出五年機聲滿縣利賴無窮豈惟可以靖囂陵亦卽可以

廣財用矣儻織之不務而甘受飢窮窮之不已而相爲潑賴其爲世道人心之害者豈淺鮮邪江南絲布之鄉也其以織獲利者蘇松之殷富已有明徵矣何以此邦婦女竟計不及此良由偷惰之風已成而長官從未有議及者故相仍而不覺爾茲特捐廉倡率以開其端設局陳公祠延女師三人教習於內除出示招習外尤願殷實紳民襄茲善舉有心風俗者尙其集眾力以相資分羣言以其勸竝望各鄉保廣爲傳諭俟民間知此之爲利而爭爲之則鄉保各錄其姓氏以聞予亦卽察其功力之勤惰機杼之多寡而立加賞罰用別勸懲務期一律習勤且嫺聞訓既有以檢束其身從政錄

海陵

六

家蔭堂

心自不至徧越於禮教風化聿興有不僅免於號寒者矣謂非可牧者之厚卒與

### 招習紡織示

治家之道男子力耕女子勤織此農事與女工所由竝重也興化習尙偷安在縉紳之家婦女尙知廉恥其貧窮之女工作不勤旣寬閒其手足遂放浪其形骸或藉些小微嫌喧呶於鄉里或藉口角細故涉訟於公庭出乖露醜不守閨箴深堪痛恨本縣亟思補救業已捐廉設爲紡局如有窮民幼女自十一歲以至十三歲者選三十人習學給以棉絮飯食辰入申出竝諭董事延師教習廣



爲勸導在案茲已赴丹徒延有女教習左尙桂二人徠興除設局  
陳公祠捐備機杼紡車棉蓐等物發局應用外合再示諭爾軍民  
人等如有幼女年自十一歲至十三歲情願習學紡織者許卽告  
知董事開列姓氏年歲註冊入局本縣捐給飯食先教之紡後教  
之織以三十人爲額以五月爲期期滿已能習熟者卽令出局再  
招三十人輪班習學其有離城較遠不能赴局者見亦分諭各鄉  
一體舉董勸辦務使羣重女工無惰農亦無惰女不數年開布帛  
有餘民皆溫飽利賴無窮有厚望焉

諭代書條約

從政錄

海陵

七

家蔭堂

訟必終凶古今同戒本縣昨甫下車卽以止訟二字分考爾等第  
思民旣含冤自應呈告而告必有辭辭不盡實或捏造事由或收  
點情狀或多爲支節以行其朦蔽之私或臚列多人以肆其拖累  
之毒甚至恃矜符以縱惡假婦女以逞刁以及呈辭旣投而原告  
逃匿傳訊無蹤凡此種種其本於健訟之鬼域固多其出於代書  
之包庇亦復不少故欲求止訟之方必先於爾等是責合先分示  
條約爾等務各懷遵儻敢故違立予嚴究毋忽

一定例凡有控告必令本人自作呈辭此後凡徠寫辭者必問  
明或係自作或僱人代作竝問明代作之人姓名居址填註

辭面

一本人不能自作呈辭則令其從實口訴爾等據直代寫毋許稍有增減收點竝將爾等代作填註辭面

一凡徠寫辭者爾等務卽問明居址或係居鄉則必問明歇家屬令靜聽批傳毋使投遞後隱匿不到爾等素與歇家相通一氣均宜畱心關會

一凡紳衿須問明係何職官係何科案分別填註以杜假冒

一定例婦女事非切己重情不準告舉他人事實嗣後如有婦女出頭則問明有無夫男有無子孫見年若干何不聽其夫

從政錄

海陵

全

家蔭堂

男子孫呈控填註明白

一辭內臚列多人必問明歇家是否屬實然後代爲書寫

一旣非告期又非重案無得代爲書寫以防搭臺之弊

一凡遇告期本縣皆親自坐堂詳加收閱爾等卽隨堂侍立以便查問

一告期遞呈者或本人或復告皆令親身投遞以便查詰

一爾等經此次條諭後務體本縣分別虛實息訟安民之意恪遵辦理如藉此刁難勒索致使民隱不伸則一經訪聞立加重辦

重辦



禁搭臺訛詐示

聽訟爲吏治首務小民果有冤抑自應據實書辭遵照告期當堂投遞聽候核其真僞分別準駁辨曲直明是非除暴安良實究虛坐其於風俗民心最爲關係乃本縣未曾履任卽聞臺詐之風此地最甚每遇鄉懦家稍溫飽卽有一種不法棍徒慣行假捏事由收點情節名曰搭臺不遵告期串通書吏專俟承值之日或朦混傳辭或顛預喊稟但圖一進出票籤差便可肆行訛索凡此被害之人率皆鄉懦深畏到官祇得受其欺陵任其訛索銜悲茹痛蕩產傾家迨至所欲旣贖隨以一和了事其所以毒害我良民者最

從政錄

海陵

允

家蔭堂

爲凶險之極深堪痛恨本縣旣爲父母之官卽有斯民之責焉能坐視良民受爾毒害見已嚴諭書役代書人等凡有含冤具控者據實書寫或係本身原辭或係倩人代作均須註明紙上總於三八告期當堂投遞本縣無論寒暑皆必親自收閱隨時研鞫核其真僞分別準駁稍有假飾不待更傳被告立予責懲儻有不遵告期妄行投辭者除不收閱外仍提該書等一竝究責總之本縣閱歷數十載服官十餘年加以哀矜良民細心研察其於鬼蜮行蹤縱令收點無痕應亦難逃洞鑒況此種不法棍徒及不肖書役見已訪查確實惟本縣收先教化兼存隱惡揚善之心務行先勸後

懲之意與其未教而先誅莫若化惡以從善爲此通行曉諭務卽  
痛革非心盡除積習一切搭臺訛詐諸弊永行革除庶幾良民安  
枕風俗淳熙以漸副本縣殷殷求治之意儻仍意存觀望不卽滿  
除則是自外生成甘蹈法網本縣懲惡之意甚於仇讎勢必盡法  
嚴懲斷不稍存寬假教豫刑先法隨言後諒本縣如此諄諄斷非  
空言了事者各宜懷遵毋干咎戾

禁棍徒詐擾示

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植棍徒不靖則民業難安查興化地方有等  
無賴棍徒呼朋引類結隊成羣賭博是其生涯訛詐視爲恆業或

從政錄

海陵

卒

家蔭堂

佻送貨物聚眾硬索於街坊或徵帖慶生恃強勒索於鄉曲習慣  
自然肆行無忌溫飽者懼累而不敢控告孱弱者畏威而莫敢撻  
鋒往往忍氣吞聲受其毒虐而該棍徒等亦因莫敢與較益無忌  
憚此等惡習本縣久有所聞茲已將陸林張猛虎訪獲到案分別  
枷示究懲猶恐在外詐擾者不止陸林等數人合行剴切曉諭各  
棍徒務須痛改前非各謀生業毋再仍前託送訛詐擾害良民儻  
敢復蹈故轍許我良民卽刻扭稟斷不姑容竝督令鄉保隨時稽  
查一有見聞立卽稟究儻相容隱一竝嚴懲儻之

諭傳案差役



本縣每遇訟案簽差爾等提傳人證爾等積習往往故意逗遛以爲需索原告地步及到被傳之家故作威嚇又復無限需索如得賄既足或報病或報遠出以致案懸無結卽人已傳齊又不卽行稟到使之曰鞫署劊刁難萬狀致令被傳之人旣不得見官又不  
敢徹去一則多費盤纏一則廢時失業甚至釀成禍端思之實堪  
痛恨用特嚴加詰諭凡本縣簽傳一案務卽按照票限日期隨時  
稟銷卽或所傳之人實係有病實係外出亦不難卽時稟報儻有  
逾限不銷及前指各弊一經按限察出定卽嚴懲不貸

戒書差奢侈

從政錄

海陵

生

家蔭堂

人必能儉方能廉其理統上下而言本縣到此年餘見爾等冬則  
重裘夏則輕葛且聞飲食徵逐嫖賭吸煙極其奢侈試想此種費  
用從何而徠不過虧空錢糧焚贖賣法所得推爾等奢侈之意以  
爲如此方見體面殊不知虧空錢糧一到比較時萬躲不過枷責  
鎖押其不體面無過於此至於賣法焚贖不但害民先害自身從  
徠需索之人總有發覺之日輕犯輕辦重犯重懲身家不保至使  
妻兒流落其不體面更甚且凡民間富貴之家一經奢侈必至傾  
敗是雖祖父遺留之錢亦不可奢侈况是虧空焚索者乎何如不  
虧空不焚贖隨常衣食自然飽煖使上而父母下而妻子不爲爾

縣心不爲爾受苦本官見爾樸誠亦必信用百姓見爾老實亦必愛重終身安樂是何等受用卽是何等體面本縣自身及子弟人等衣食一切皆爾等所常見會有一人一事奢侈者否上下火食不過千餘文子弟皆無華麗服飾諸孫一律布衣亦爾等所共見共聞者會有一切習氣否爾等其各體此意速卽痛改前非旣不害民又可係身公私兩有裨益至吸食鴉片徒自戕生竝不得謂之體面且功令森嚴犯之者死尤宜立卽戒絕本縣實閱爾等之愚故諄諭如此亦不忍不教而誅之意也其各懷遵毋忽

諭禁卒

從政錄

海陵

生

家蔭堂

監禁之設所以銅凶惡防姦宄入其中者總皆身陷刑章罪惡顯著者也然仁人矜恤隨處皆然無論獄囚之中儘有罪不至死應當撫恤卽罪干大戮亦應待其明正典刑不可聽其疲斃乃有禁卒人等或於入禁之初勒索財物稍不遂意卽加陵虐或於棉衣飯食給徵時恣意刻減又有禁中老犯恃強陵弱種種不法等事皆應嚴行禁止爲此諭禁除獄中各犯偶感疾病立卽稟聞傳醫診治外儻有前指各弊及陵虐不法等事或經本縣親身查出或隨時訪聞立卽嚴行懲辦斷不姑寬毋得視爲具文也

禁賭博示



士農工商各有恆業鬪牌擲骰最壞人心乃今訪有游手之徒不務正業專以局賭爲生呼朋引類喝雉呼盧負則因忿成爭勝則損人利己迨至囊橐皆空飢寒難忍流爲賊黨甘受官刑更聞富屋豪門恃有深房密戶摸牌押寶小則廢時失業大則蕩產傾家甚至不避嫌疑不分晝夜古人有云賭爲姦盜之媒思之深可危悚更有一等惡棍開場誘賭致令無知子弟墮其術中往往沈溺不反父母不以爲子鄉里不以爲人貽害多端尤堪痛恨本縣愛民如子疾惡如讎除飭差查拏究處外合亟出示諭禁嗣後各宜回頭猛省痛改前非如敢復循故轍怙惡不悛一經拏獲定行按從政錄

海陵

聖

家蔭堂

律懲辦決不姑寬毋貽後悔

### 禁婦女塗鬪示

竊維婦女之道首重三從古之制也古人慎重閨門絕不使婦女干與外事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所以別男女之嫌杜姦淫之漸未聞拋頭露面閭里爭雄甚至恃婦逞刁公庭涉訟者也乃此邦習慣成風動輒以婦女構禍始則其父與夫繼之繼則雖其父與夫亦不能自制是以街坊口角郵舍紛爭一家有事親族隨之眾口難調蔓延不了此在施者以爲得計而在受者真有無可如何之苦本縣每閱呈辭無案不因潑賴時行鄉曲何處

得免喧逐欲靖澆漓先嚴法令嗣後無論城鄉軍民人等切宜父  
戒其女夫戒其婦子勸其母務守閨帷之義勿爲塗闇之行反已  
自思設身處地自然消除戾氣而禍患可以不生不然長此嚮陵  
爾民亦難安家室矣然正人必先正己試思人以婦女陵己己必  
不願而又使己之婦女陵人人豈能忍默受哉勢不相忍必至彼  
此效尤此風其何日已邪本縣洞悉禍機故不憚反復開導如再  
不知悔悟則是爾等冥頑不靈終不可以教誨也有父者責其父  
有夫者責其夫有子者責其子無夫無子卽責其身必不能再稍  
寬縱矣

從政錄

海陵

卷

家蔭堂

申諭婦女

蓋聞女重閨門禮嚴閭教所以端風化之原養廉恥之道也興化  
婦女除讀書紳士慎守家規至鄉曲街房鮮知羞惡牌名別棍羣  
萃則浪費閒錢曲度清音貧家則居爲奇貨或倚門而觀望絕無  
避忌之心或披髮以喧闐共作啞噪之舉燒香佛廟奉彼羣僧搆  
訟公庭潑及官長倚父母以助其嚮陵俗夫男而逞其訛詐往往  
釀成命案甘作尸親直忘骨肉之恩肆其局詐之計凡此種種揆  
諸丈夫之心未必不以爲恥無如彼婦之口久已習以爲常寡廉  
鮮恥逞惡放刁風俗之偷於斯爲極本縣恍目已深劇心實甚惟



易俗移風之是亟恨家諭戶曉之難周除已捐廉設立機坊教之紡織卽願婦職之維修更望夫綱之克振自此示諭後凡爲之父母夫男者亟整綱常恪遵禮法勿使浪游於中市勿使觀戲於廣場勿使肆毒於街鄰勿使求福於庵觀自幼至長時時導以箴規由城及鄉處處明其恥讓庶幾女功日益而良善可安矣否則三尺法在必不姑容爾婦女其各懷之爾父母夫男其早圖之

禁婦女宿廟燒香示

竊以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爲婦女者有姑嫜則順事之有夫男則敬承之有子孫則善教之有鄰里親族則和睦之平其冢陵篋刻

從政錄

海陵

奎

家蔭堂

之心守其柔順堅貞之德窮則聽命富則濟人毋恃婦以逞刁母偷閒以自逸神人共慰福卽隨之若夫忤逆之事潑賴之行損人利己之思長舌逞刁之狀人且難近何況於神而猶焚頂燒指拜懺理經以希必不可得之護祐曾亦思聰明正直之神馨爾香楮愛爾錢財遂被爾以厚福邪尤可異者一聲傳戒眾婦偕徠不愔布施便是弭災之訣多情宿廟卽爲作福之緣穢德醜行何可言狀而爲之父母與夫男者曾不一爲禁之何其愚也夫不務民義而肆力於神不守閨門而乞靈於廟不安婦道而要福於絕無知識之僧有風教之責者惡能忍此自今以往務思恪循婦道毋許

宿廟燒香儻竟不遵卽傳其父母夫男當堂戒斥竝嚴誠各廟僧有膽敢違示再蹈前愆者卽予斥逐決不寬貸毋謂言之不早也

禁佛事道場示

竊維天地鬼神賞善罰惡可知人之禍福基於善與不善非關佛事道場念經持呪遂可以轉禍而爲福也其所謂好善者敦孝弟則無涼薄之行矢忠厚則無狡詐之習勿損人而利己勿作僞以勞心安乎耕讀之謀養以廉恥之道自然德修而善積矣善積者神必福此不待求而自至者若夫自作不道乖倫紀壞心術棄名義逞姦邪明有律條幽受冥譴雖百拜稽首叩神靈而籲之心不從政錄

海陵

六六

家蔭堂

可得而應矣乃此邦習慣成風崇尚佛道不惟愚賤無知之侶焚頂燒指敬事妖僧卽儼然儒者之家亦曾讀書自命乃亦隨聲附和爭建道場恬然不以爲怪吾不知所讀之書如四書十三經中曾有是事否也讀書人爲之則愚賤人不待言矣男子爲之則婦女更不可問矣推其心以爲是卽好事是卽可以轉禍爲福而不知千名犯義亂俗敗常破產傾家寡廉鮮恥皆於是乎肇之而妖僧惡道更從而煽惑其間是以藏垢納汙欺愚飾智邪淫爭逞醉飽無厭邑之人日受其禍而不知而猶自名功德至於死而不知試問其所以待父兄宗族朋友嫻姪者能若是之敬且愛確且誠



以至於牢不可破如此否邪本縣自顧有風化之責不忍不盡言之所望讀書君子相與維持逢人勸導開其迷悟使知好佛好道之有損無益而殫其心於父兄宗族朋友嫺婭之間將不求福而福可自至否則僧焰日熾民財日困風俗日偷本縣惟有操三尺法從事而已爾紳民其共圖之

### 禁僧尼示

照得僧道女冠既已奉教法門自合深參淨域喪餐久宿自絕貪嗔莫鼓晨鐘不憚勞苦侷金盞以向空門本圖懺悔擁蒲團而課靜室宜守清規豈可放浪形骸罔知忌憚本縣莅任茲土加意民

從政錄

海陵

卷

家蔭堂

風每見紺宇琳宮盡被僧流占住香臺蘭若每多女冠羣居或貪得香資勸愚婦燒香於廟宇或雀角細故捏虛詞涉訟於公庭甚至男女不分僧尼同席茹葷飲酒雜遯喧虺不特褻瀆神明抑且有關風化言念及此痛恨殊深爲此示禁爾等務宜恪守清規毋許僧尼道士交結往來煽惑良民燒香布施並不許誘放游民出入如敢不遵本縣耳目最周一經訪拏到案定卽照例懲辦決不寬貸勿謂告誡之不先也

### 禁焰口示

婦女燒香久經忝禁姦僧射利卽予創懲所以杜邪淫而維風俗

也乃錮蔽已深冥頑如故本縣訪得張家邨潘秀閔者父子兄弟  
煽惑愚民聚婦女千餘人集墳頭數十處又致眾僧諷呪各戶斂  
錢不惟有駭聽聞實屬大傷風化試思會名枯體幾見有鬼徠馨  
口誦多羅祇供禿果腹豈其鬼門關上真有輪迴胡以東郭墻  
間頓成樂國逞無端之臆說假焰口以弭災舍有用之金錢買姦  
僧之邪說愚而可恥惡且難堪況光天化日之區安許羣狐滿地  
三令五申之後何竟大膽包天用予枷笞曉示愚昧自示以後亟  
早悛心若竟積習難除定行詳辦戒之懷之

禁高妝示

輿俗賽會之期有種游手棍徒上妝戲目下用沙木兩株或八九尺一二丈者不等縛於腿際隨會

從政錄

海陵

矣

家蔭堂

行走高出屋脊名曰高妝多有跌傷殞命者

古有大儺亦有大蟮或驅癘疫或報土功是凡俗尙迎神而絕無  
關礙者應亦在所不禁乃人心好異鬪靡爭長女舞鞦韆男妝鬼  
物招搖過市舉國若狂破費金錢釀成淫慝此等積習已屬可憎  
尤有甚者名曰高妝縛木於跗戳長數丈徒形醜態甘蹈危機以  
此逞才亦何用以此求利利又無多以此壯觀觀卽生厭課厭  
姓名率皆無賴推其流弊易事姦偷酌理準情均堪痛恨自今以  
往宜亟驅除其或不恭常刑不宥旣與爾約言出法隨毋貽後悔

籌備盜賊



盜賊之徠每起於無備備之道必捕快勤能鄉保查察有案必獲有賊必懲庶幾境內游民及外徠積匪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萌乃邇徠報竊已多卽搶劫亦復閒出嚴責捕快究屬無裨推原其故輿邑之捕快無多又極庸疲不堪驅策每有案出先乏資斧遂甘坐視且恐破案之後往反招解盤費滋多不惟力量不能拏賊卽見賊亦不甯拏甚至藉賊以養生甘受肉比而不悔者是亦事之無可如何也本縣日夕憂勞籌無善策不得不與爾紳民共籌之憶管本縣宰共城時每邨莊各係充坊快一名分東西南北四鄉每鄉設兩總捕以察之城中亦分東西南北四城每城各有坊從政錄

海陵

先

家蔭堂

快仍設兩總捕察之每年麥秋兩季皆由本鄉本莊紳耆莊係公按田畝之多寡出穀若干以爲捕快資生之計絕不使胥役經手又自十月初一日起至二月三十日止無論城鄉每十家出更夫一名終夜巡視毋許怠忽是以賊風竟息因思此地賊盜較多又係澤國艱於緝捕爾紳民身家所係斷無不自防維者然一人防一家不若眾人共防一家與其防之不及而報官不若豫先防之而無失嗣後卽做照本縣舊治章程爲之宜無不可查興化凡七鄉卽立總捕十四名四城寬大分立四名總捕本縣擇而立之所

有坊快卽著各邨莊選其勤能有力者酌係一人統歸各鄉總捕

管理每鄉犯案卽爲總捕坊快是問庶事有專責而法不可逃矣其所資工食亦著城鄉各紳耆公議給之試思一鄉一邨養一坊快所費幾何在坊快既食其祿而不忠其事雖血比宜無辭也竝於十月初酌派更夫以資巡查如此則百姓得有安枕之樂本縣亦享無事之榮矣惟爾紳民共籌之

### 八蟾廟倡修記

八蟾見禮記郊特牲首先嗇終昆蟲其中司嗇農郵表啜貓虎坊水庸實皆功德在民祀必百世者也古始伊耆歷世不墜

國朝州邑各立專祠載在祀典於春秋丁祭後祭之蓋取春祈秋從政錄

海陵

一百

家蔭堂

報之意凡以崇農功重民事報本追始仁至義盡非若無稽祠祀徒飾觀瞻爭祭饗儼禍要福惑世誣民之比也歷久失實紳士農民率以八蟾專主昆蟲而江淮之間夙少蝗孽以致民忘其本祭失其名有司歲時不過奉行一祭而日被其澤者方且奔走汗逐日擲金錢以飾琳宇以煥梵宮豐歉報饗羣僕僕於黃冠緇褐之芻而八蟾神祠無過而祭之者矣故凡佛寺道觀類皆壯麗輝煥而八蟾祠坐聽摧圯豈民力有足有不足民心有願有不願哉民忘其本故飲食之視不於先農而於佛老祭失其名故豐歉之禱不於司嗇而於緇黃報本追遠之謂何而顧可聽其忘反乎況興



化澤國水庸尤爲切要又江淮去冬雪未深透蝻孽萌生延及與  
化予旣盡力撲捕步禱神祠幸悉飛颺未傷禾稼固民之福實神  
之靈也而又可忘夫崇報哉昨以虔禱至祠見凡正殿三楹中奉  
三皇飲食之祖也左奉風雲雷雨長養之神也右奉八蜡崇報之  
主也又前廡奉劉猛將軍有驅除蝗孽之功也崇祀非不森嚴規  
模非不宏敞無如祭賽日虛廟貌日剝丹碧摧蝕楹桷傾斜潮溼  
汙陋不可以居從而新之是守土者之責當亦民所樂趨矣況計  
其功不過佛老寺觀之一隅度其義迥過懺禍要福之萬倍紳士  
農民孰是不被其澤者而乃慢不加察邪且去秋迄今蝗所過處  
從政錄

海陵

百

家蔭堂

詛呪則立見殘食禱祝則立見遠颺神靈之彰明顯應又皆爾紳  
民所共覩者用特捐廉敬爲闔邑倡以崇祀典以報農功凡我紳  
民幸襄厥事而歲歲年年吹豳擊鼓所以祝大有而頌屢豐者胥  
於是乎賴焉其卽日卜吉興工毋緩

重葺

聖廟記

學貴尊師禮崇報本古之遺也儒者讀

聖人之書行

聖人之行是崇

聖乃儒者之本修

聖廟卽以見儒者報本之心自上

臨雍下而州縣羣天下咸尊敬之固有無俟贅說者泐查興化

聖廟敕於宋天聖中范文正公重修於嘉靖三十七年再修於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復修於乾隆五十七年迄今幾五十年棟棟

朽腐瓦椽零落上漏下溼怵然難安且兩廡牆傾櫺星石倚蓬蒿

蕪穢何以肅觀瞻而將寅畏也已亥春謀及學師並集諸紳議之

際華敬先捐制錢三百千以爲倡紳民亦隨力捐助其襄盛舉卜

吉於三月開工眾紳鼓舞歡欣始終勤慎將事至九月而工竣於

從政錄

海陵

頁

家蔭堂

此見

文治之昌明與夫尊

師報本之忱誠有鬱積乎人心而不容已者也敬紀其時日於石

文昌閣增修記

儒者爲政必先教化而教化尤莫先於學術科名其後焉者也使

學術不正則操之無本雖科名顯赫究無裨於國無益於民其又

何取焉顧形家者言每以科名爲據談言微中事誠有之而理不

盡可解也丁酉春予甫下車卽立十約與百姓務本業又嚴課書

院諸生捐俸延師相與講貫竊以學術正而後科名乃可期也公



餘紳士請曰學之要地舊立文昌閣前明歐陽公建也國朝白君  
增建後樓實本邑文運所係今圯廢祈新之且述明王君揭文相  
國魁字於明倫堂而次年李文定公大魁天下以爲休徵之證予  
曰是固非政之急務然多士欣欣或以形家者言爭自懋勉以求  
步李文定公後未必非教化之助第所費鉅若勸捐不又煩吾民  
乎諸紳曰約費數百緡今公存旦二百有奇予曰是不難矣遂捐  
百緡助之自春杪迄秋初凡四閱月予將送諸生鄉試授餐備饗  
爲闔邑豫決利鈍而是閣適成紳士請爲之記予曰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但望我諸生勿以形家之言而妄冀科名勿以科名之故  
從政錄

海陵

三

家以陰堂

始從事於學術庶幾官民交勛漸漬優游而學術可正教化可行  
矣後之掇巍科登顯仕樹大業爲鄉里增輝者安知不比迹先賢  
而是閣且因以傳不朽邪閣仍舊地增高一丈二尺後樓祀關忠  
義紳董謂爲風雲聚會之意亦仍其舊惟旁奉觀音殊不類令遷  
他寺以崇正學其庀材程料出入經費均命列之碑陰而是記不  
具焉

### 文昌宮改建記

興化文昌宮在

孔子廟東陋室三楹湫隘實甚春秋致祭踴躍將事無以作誠心

而昭祀典者斯其極矣宮之南有閣丁酉春予以紳董重修之請亦既倡捐峻之而宮之湫隘則無時或去諸懷也夫文昌者卽在天之六匡星禮隆九叩饗以太牢爲其光昭雲漢象著文明祀之以爲斯文之主宰其誰敢褻越將之者而乃任其湫隘如此也邑中佞佛祇奉妖僧八大叢林侈不可言矣其次焉者雕甍峻宇金碧輝煌亦復不少豈獨非斂民財而爲之者邪何以佛殿煥然而文昌宮且頽然也擬擇叢林更易之論者以爲利在東南必不宜於西北用卜南門內玉虛觀改建焉鳩工始於戊戌夏高其閭闔遷其泥佛奠我神居迄仲秋遂得以奉行典禮額之以化成天下

從政錄

每陵

高

家陰堂

俾邑之人知所敬事向其毋淫情於佛廟焉是則守土者之所厚卒也謹記

移置節孝祠記

興化尼庵四十二處女尼一百一十九名噫何若是之多也而其所以爲節孝祠者有名無實上滲下溼不可以片刻居予心怒然久矣夫以節孝之重仰邀

朝廷憲典下驗風俗淳龐懲桑濮之汙廓柏舟之志門楣光大鄉里訓行其爲世道人心係者豈淺鮮邪禮宜奉以清潔之祠崇以馨香之祀以彰往德以勸將來斯爲理順心安之事乃尼庵納垢



方且廣廈是營而潛德幽棲甚至數椽不備可風化者何以堪之  
乃與紳董共議移祠於淨蓮庵中竝做丹徒請建總坊之例采石  
鳩工剋日興造卽以庵外宅改立石坊爲之門正殿三楹舊皆無  
名土佛徙之而去以安木主卽畱尼僧之好潔者供灑掃是役也  
董事某等共成之其經費亦董事之所勸捐者因爲之記其時日  
於石

毀淫祠示

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是正所以破人心之  
狂惑挽祈福之邪思也李君毓昌者山陽之役當時非不寢之然  
從政錄 海陵

夏

家蔭堂

無各邑建立專祠之典是卽具有神靈亦與興化人無與何以公  
然範象議建專祠好事者倡之於前逐流者和之於後斂錢動眾  
蠱惑民心其貽害實非淺鮮前經本縣訪問訓戒諄諄已非一次  
乃藐官迎建舉國若狂若輩意欲何爲而必力爭此無福之淫祀  
邪其膽玩爲何如也況此地營情佛老爲禍已深業經嚴禁今更  
假佞正名肆爲妖惑其害較佛老爲尤甚本縣爲人心風俗起見  
除將泥象毀化外爾軍民人等各宜痛自斂束凡有所謂急報祠  
者立卽毀去毋許聚眾燒香致滋斂惑之咎儻敢竟有不遵仰鄉  
約係正立刻稟明從重治罪決不姑寬

禁吸鴉片煙示

本縣於地方事宜細心講究覺見在最爲病民者無如鴉片之害  
固人所皆知而猶不免吸食者大約其始皆係被人引誘繼竝欲  
戒不能致令父母不以爲子鄉黨不以爲人本富者蕩盡家資本  
貧者流爲匪類精枯骨立無復人形卽或殘喘苟延亦必俾晝作  
夜外則不能謀生內竝不能育子是其慘酷不止殺身而且至於  
絕嗣加以一經訪拏立受刑辱種種毒害明在眼前本縣旣爲父  
母之官斷不忍坐視爾等甘蹈刑章自入死路用特申明諭禁務  
卽痛自改悔立時戒絕竝將煙具呈繳免其治罪儻或視爲具文  
從政錄 海陵

夏

家蔭堂

不知悔改本縣見在嚴密訪查或早或遲終必發覺當盡法懲治  
斷不姑寬毋貽後悔

禁與販開館誘食示

遂生務先除慝治流尤必清源鴉片之毒固中於吸食之人而吸  
食之害實起於與販開館之棍故定例分明於此種不法棍徒治  
之尤爲嚴峻本縣細察本邑地殊都會向不通商固無囤聚與販  
之弊然亦有種匪徒勾串船戶夾帶煙土往來販買以及潛匿境  
內開館誘食者此等毒害思之實堪痛恨若不嚴拏懲辦不足以  
掃淨根源而保全民命除嚴密訪查外合行示禁務知戒煙得生



吸食則死禍福祇在轉移閒其販土開館者當思敗露拏獲立時身膺重咎家產性命皆不能保及早回頭別謀生業如再不知改悔仍然販土煎熬開館誘食一經訪實立即嚴拏從重究辦儻有書役地保以及往來船戶得錢包庇立予嚴懲務在除隱清源斷不徒爲具文在爾等私奉行蹤隱祕訪查或有難周殊不知往來交易斷不止於一人但有犯案必應嚴加根究爾等斷無幸免之理亟宜猛省痛改儻仍不悟本縣言出法隨決不寬貸也

諭繳煙土煙具示

鴉片流毒前經本縣誠諭諄諄至再至三矣復念爾等欲求斷癮從政錄

海陵

夏

家蔭堂

惟在有恆務先除媒藥之具必首去吸食之槍壘經剴切曉諭又興販開館誘食之徒亦經屢次嚴拏盡法懲辦皆爾等所深知矣嗣奉黃鴻臚條奏各大憲復頒發告條徧貼曉諭明示吸煙者死戒煙者生生死之機祇爭一念又爾等所共見矣試思非鴉片之毒害無窮法令何爲必如此之森嚴誥誡必如此之諄切邪今各憲復諭爾等吸食者呈繳煙槍興販開館者呈繳煙土概免治罪正本清源莫善於此實與本縣有同心可見改悔則予以自新故違則嚴行究治轉移至捷禍福隨人此理甚明雖愚亦解用特嚴切申諭務即赴縣呈繳均免治罪儻仍執迷觀望自蹈刑章一經

訪拏立予重究新例不日頒行舊習速宜漸革各宜懍遵

禁書差吸煙及包庇隱漏繳

本縣痛惡鴉片之毒歷經懲諭皆爾等所熟聞今接邸鈔讀科道許條陳原摺竝欽奉

上諭一件於爾等夙咎情形盡行指發無微不至是向日百姓所爲藉爾包庇倚爾隱漏借爾傳遞消息諸弊與爾等自恃在官恣情吸食無復顧忌之心今皆先從爾等治起加等嚴辦是爾先不能自顧焉能顧人且諸弊指陳眉分自別按條查辦破敗登時官雖至懦至愚亦不盲爲爾等受過況本縣執法有素皆所深知斷

從政錄

海陵

頁

家蔭堂

不敢忽

朝廷嚴諭而爲爾等作護身符也用將原摺及上諭敬謹鈔錄人給一紙萬勿仍踵積習視爲具文本縣諄諭再三法在不貸毋忽

頒發禁煙新例稟

接奉鈞劄竝頒發查禁條例遵經臚列剴切曉示伏念鴉片煙流入中國愚民沾染已深積習原難驟反惟自上年及今雷厲風行查辦不遺餘力此時奉頒新例一律從嚴若不乘時協力同心嚴行查禁勢將冷灰復燃貽患更無底止在憲臺愛民如子嫉惡如



讎深願蚩蚩者流斷癮戒煙卽爲良善而於開館之引誘良人販土之故違禁令則遴委幹員隨時訪拏究辦職司民牧尤當仰體憲懷實力懲辦竊念四鄉遼闊一時恐難周知而欲禁四鄉必自城廂始欲禁城廂之士庶必自本署之書役始蓋此輩潔已奉公者雖有而游手好閒居多且其切近衙門易於覺察見將新例刊刻成書每房每班各給一本竝令總書總役自相稽察凡有本身吸煙有癮尙未戒絕者諭令迅速遵照前頒藥方製藥服食全行斷絕其本房本班各書役中有食者亦悉曉以利害將煙土煙膏煙槍煙具立即赴官呈繳照例準其免罪如敢徇情容隱隨時密

從政錄

海陵

覓

家蔭堂

訪加以簽提考驗絕不稍事姑容一經查出竝治重罪其餘城廂卹鎮則徧傳鄉係分給新例告示數本令其會同本卹公正耆老諄諄告誠務使家喻戶曉職仍不時下鄉訪拏有犯必懲不敢稍形鬆懈如此則吸食者其畏刑章輿販者無從侂足將見盡淨根株永清流弊矣再查新例凡三十九條細密謹嚴彙成一卷而百姓蚩蚩幾難卒讀惟於周密之中敬求簡明之法庶幾易知易從根株可以盡淨用特參酌時宜於三十九條內如開設窯口旗人太監犯禁吏部官吏之失察均與本邑無涉謹擇其切實緊要者敬錄二十條刊發書役鄉係人給一冊俾易於觀覽觸目警心以

仰副刑期無刑至意

諭給書差新例示

竊照見奉新頒條例吸食鴉片煙人犯各直省以奉到部文之日爲始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員軍民人等一概擬絞監候其在一年六個月限內平民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販賣之人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在官人役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蓋書役爲本官耳目辦理文案句攝罪人是其專責若先故違禁令吸食是明知故犯矣故例加平民一等本縣自上年奉文查禁後卽思法行自近稽察必自書役始屢經諄諄告誡凡有平時

從政錄

海陵

草

家蔭堂

吸煙之人迅速遵照頒發藥方依法製服全行斷絕竝令爾等總書總役出具互係切結此後書役中如再有違禁吸食情事一經查出定將互係之書役一體治罪本縣仍隨時密訪將食煙有癮者籤提到案當堂試驗竝令呈繳煙具彙案繳銷一年以徠雖不乏製方斷癮之人而倚恃靈猾仍然吸食者亦復不少本縣考成所在豈肯爲爾等受朦蔽之名自貽失察之咎除將奉頒條例刊刻二十條出示申禁外合行諭飭該總書總役等各宜深自猛省及早回頭如係本身有癮尚未戒絕迅速查照前頒良方製服其各徵書役中凡有食煙之人亦卽曉以利害將煙土器具立卽赴



案呈繳勿使迷途不反儻該書役等瞻徇情面代爲容隱本縣耳目最近一經訪聞得實定將該總書役等照知情容隱之地係鄰佑與本犯一律懲辦勿謂言之不早也懍遵特諭硃書一通六房三班各給一紙實貼曉諭又新例一本

諭給各鄉係新例示

照得鴉片煙新例凡開設煙館栽種售賣等犯兵役受賄包庇與本犯一律科罪其知情之地係鄰佑杖一百徒三年有贓者計贓準枉法從重論誠以開館誘食前熬售賣該鄉係聞見最近無不周知苟非受賄故縱卽係知情容隱至於吸食之人旣經食煙有從政錄

海陵

五

家蔭堂

癮亦難掩人耳目欲絕其萌芽之必先懲其庇護之人本縣奉文後已將頒發新例摘錄二十條剴切曉諭誠恐該鄉係等視爲具文玩泄從事合行諭飭卽將發去告示條例會同本邨公正耆老徧行曉諭將開館引誘製土煎熬及吸食鴉片煙之人勸令立卽據實赴官自首竝將煙土煙膏煙槍煙具儘數呈繳照例准予免罪儻經此次曉諭後該邨地面再有前項開館販土食煙等犯一經本縣親自訪聞查拏除正犯照例治罪外定將知情容隱之地係鄰佑各照新例分別懲辦決不寬貸該鄉係等務各自顧身家認真稽察切勿代人受過自干咎戾懍之每莊地係各給一

紙並頒發告示及摘錄新例一本計二十條附後

一開設鴉片煙館原例爲首擬絞監候爲從擬滿流今擬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首犯擬絞立決房屋入官從犯及知情租給房屋之犯發新疆給官兵爲奴房屋一律入官兵役受賄包庇與犯一體科罪其知情之地係鄰佑人等俱仍照舊例杖一百徒三年有贓者計贓準枉法從重論

一得財賣放鴉片煙案犯之官役人等向無治罪專條今擬拏獲與販鴉片煙及吸食之犯如有不肖官吏並兵役人等得財賣放者與本犯一體治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從政錄

海陵

聖

家蔭堂

一禁卒人等遞給鴉片煙與犯人吸食向無治罪專條今擬內外問刑衙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私行傳遞或代買鴉片煙與犯人吸食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其奉官遞解看守之犯解役看役人等有犯前項情弊發近邊充軍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一栽煙誣賴之犯向無治罪專條今擬拏獲鴉片煙見癮發有據者方坐不許妄扳拖累如兵役人等並地方匪棍冒充兵役假以查拏鴉片煙爲由肆行搶奪並懷挾讎恨或希圖訛詐栽煙誣賴審實不分首從俱照誣良爲盜例發邊遠充軍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爲首擬絞候



一鴉片煙案犯告稱畱養向無專條今擬鴉片煙案內問擬流罪  
以上人犯有告稱畱養者概不查辦

一鴉片煙案內自首及聞拏投首人犯向無專條今擬鴉片煙案  
內人犯如有事未發而自首者照犯罪自首律準其免罪聞拏投  
首者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首後復犯加一等治罪不準再首  
一吸食鴉片煙之案祇準地方官弁訪拏究辦不準旁人訐告如  
有訐告者均不準審理儻係干犯名義仍照本例治罪

一栽種鴉片煙及買土煎熬售賣人犯原例爲首發邊遠充軍爲  
從流二千里與販鴉片煙人犯爲首發近邊充軍加枷爲從滿徒

從政錄

海陵

五

家蔭堂

今擬內地姦民人等有栽種罌粟花收漿製造鴉片煙土或煎熬  
成膏售賣及與販鴉片煙膏煙土發賣圖利數至五百兩或雖不  
及五百兩而與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  
若與販僅止一二次竝爲數不及五百兩爲首發新疆給官兵爲  
奴爲從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兵役受賄包庇與首犯一體科罪  
賊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租給田地房屋之業主及知  
情受雇之船戶俱在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一百  
流二千里半年以內杖一百徒三年田地船隻房屋一律入官有  
能自行首告將犯指拏到官者免罪田地船隻房屋竝免入官首

而無獲者但準免罪田地船隻房屋仍行入官鄰佑地係知而不首各杖一百有贓者計贓準枉法從重論

一吸食鴉片煙人犯在京各衙門以奉

旨之日爲始各直省以奉到部文之日爲始均予限一年六箇月限滿不知悔改無論官員軍民人等一概擬絞監候其在一年六箇月限內犯者仍分別辦理

一平民吸食鴉片煙在一年六箇月限內犯案者照舊例加重杖一百流二千里不能供出販賣人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在官人役並官親幕友長隨人等一年六箇月內吸食者照平從政錄

海陵

葛

家陰堂

民加一等治罪

一職官買食鴉片煙原例加平民一等治罪今擬職官買食鴉片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仍加平民一等治罪均從重發往新疆地方當苦差

一兵丁買食鴉片煙原例加平民一等治罪今擬在京各旗及各省駐防綠營兵丁買食鴉片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近邊充軍一開設煙館及栽種罌粟等花製煙售賣並興販鴉片煙首從各犯除見擬死罪外其餘亦俟一年六箇月後均擬絞監候

一拏獲吸食鴉片煙人犯訊明雖經改悔戒絕但存有鴉片煙灰



未經毀棄者向無專條均酌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今擬加二等杖一百治罪  
一製造及販賣鴉片煙器具者照造賣賭具例分別治罪  
一同居子弟有買食鴉片者除本犯照例懲辦外將家長照不能禁約子弟爲竊之例治罪

一職官吸食鴉片犯案在一年六箇月以內發往新疆者永不敘用各該大臣等概不準因事保奏

一向例緝私兵弁準帶官編字號烏槍遇有大夥聚眾持械拒敵官兵者開放格殺勿論嗣後查拏鴉片遇有大夥聚眾持械拒敵官兵者從政錄 海陵

臺

家蔭堂

亦準施放烏槍格殺勿論其拒捕之犯聚至三人以上執持器械殺人者爲首並殺人之犯俱擬斬立決傷人之犯斬監候若傷人未死首犯斬監候爲從下手如刃傷及折傷以上者擬絞監候傷非金刃又非折傷及在場助勢未曾傷人各犯俱發往新疆給官兵爲奴其聚眾持械未經拒捕之首犯無論與販次數及煙數多寡俱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

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而官民應分別辦理查吸食鴉片期於能戒而止平民已戒卽同無罪之人若見任官員爲民表率但經吸食卽難更司查辦之責嗣後見任各員如有曾經吸食者該

上司卽行揭參勒令休致

### 禁販米出境示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興化地處下河田有高低收有豐歉所產稻穀僅敷本地民食茲訪聞近日米價每石陡長至四五百文之多總由姦牙勾通殷戶囤積稻穀堆聚廠棧擡價居奇並不照依市值發行礬米平賣甚至勾引外來客商私行囤販裝運出境當此青黃不接小民買食維艱私販愈多則市價愈貴儲蓄愈空甚至捏造謠言讒傳水訊以爲擡價居奇之地致使人心惶惑民不聊生思之實堪痛恨除密訪查拏酌定市價外合行嚴禁仰牙從政錄

海陵

軍六

家蔭堂

行人等徧諭殷戶務將稻穀照依見定價值發行礬米平價毋許堆聚囤積高擡市價串同客商販運出境漁利病民儻敢故違一經察出定提嚴究斷不寬貸

### 復陳公祠記

子因教民女紡織不得其處聞縣署外街南有鄉約所爲鄉約辦公之地趨視之見有神象詢爲陳君宇祠也考縣志不載陳君爲何時人亦不詳其鄉貫祇於名宦中得其人而無傳古者有功於民則祀之想陳君必非無因而祀也揆以有舉莫廢之義令鄉約辦事其中則可因鄉約而失陳君之名則不可遂仍復其匾額設



織局馬學區人知賢補司之名卽以勵後之凡爲有司者

戊午八月第六子灝重刊

灝重刊

從政錄

海陵

喜

家蔭堂



男頊頊頊頊頊頊校字

戊午八月第六子灝重刊

從政錄終

